

程



新刊易經詳解卷之二

宣城陵陽徐元氣 著
弟華陽徐元太 輯

周易上經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伏羲於乾下坎上之卦名為需者蓋以乾之剛遇坎之險則能從容以待之而不遽進以陷於險也故名為需文王繫辭以為需之道根於心而見於事者也使迹雖需矣而心或有期望之私非需也心雖需矣而事或有躁妄之失非需也此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有孚貞之象坎水在前乾律臨之有利涉之象故人君之於天下也君道已盡而治效未

臻此正時之所當需者也。苟能誠心以待天之定而罔存夫見小之私安意以俟時之至而不乘夫欲速之念有孚以待之如此則心體光明而真機為之活潑內境昭融而天理以之流行存之為實德者其殆無入而不自得矣不亦光而且亨矣乎然使行之而不以正則雖亨於心未必不困於事也又必行法以俟命而一循乎大道之公守正於無為而不罹乎履錯之咎一正以行之如此則時至事起而以之處常足以致經綸之業天運人從而以之濟變足以成出險之功達之為事業者誠合常變而無不宜矣不亦吉而利涉矣乎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卦所以名為需者蓋需乃須待之義也以卦德言之坎德為險乾德為健乾下坎上是坎險在前而危疑之地變故之時也以乾健臨之則能沉毅不苟而審察乎事機從容不迫而靜觀乎時變初不冒險以輕進也以義揆之必能收蕩平之績而不陷於艱危獲戡定之功而不罹於禍患尚何困窮之有乎需之義蓋如此文王繫辭曰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何所取哉蓋九五一陽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位乎天位得正而且中也惟正也是其施之於外者無反無側粹乎純王之政而不苟且以期旦夕之功所謂貞者此也貞則自無不吉矣惟中也是其存之於內者不偏不倚淵乎純王之心而惟優游以待天下之化所謂有孚者此也有孚則無不光亨

矣。又謂利涉大川者何所取哉。蓋以二體之象言之。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則是所值者。雖天下之大變也。為能內焉主之。以有孚。而不萌夫欲速之念。外焉持之。以至正。而不蹈夫躁動之愆。以是道而往。以濟險。必能靖天下之大難。而蕩平之。績以收。解天下之大紛。而戡定之。勲以建。惟其往而有功。此涉川之所以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象為雲，乾象為天。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有需之象。君子體此，以為天下之事。凡其功既盡，而阻於效之未臻者，皆非我之所能致力，而當需也。則飲食宴樂安以待之，優游以俟天下之化，而存之以孚，不責效於旦

夕之間，安意以俟治效之臻，而守之以正，不計功於俄頃之際。或內政之既備，而萬民猶有不服，惟處之以無心而已。未始驅之而使馴也。或外政之既舉，而四夷猶有不賓，惟處之以無情而已。未始威之而使懾也。如是則所需之道已得，而所需之效自臻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九居卦之下去險尚遠，則是清介之士，歛德以避難，而付朝廷之理。亂於不知養晦，以俟時，而置國家之安危於不與。誠脫然於時勢之外，而優游自適者也。有需于郊之象，然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占者值此，要必寧靜以自持，而安吾歛德之常。始之亂邦不居者，雖要之於久而弗變焉。

堅貞以自勵而守五養晦之素始之危邦不入者雖要之於終而弗改焉能恒如是吾知不居乎亂則亂不得以困之而身心為之無累不入乎危則危不得以及之而名節為之俱全尚何咎之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所謂需於郊者言其坐觀時勢而優游以自適不以其身而立於傾危之朝徐圖事機而從容以自處不以其身而入於紛亂之國不犯難而行也所謂利用恒无咎者蓋見險而能待需之常道也使始焉行不犯難而終或變之是失其常矣今能恒久以自守則儉德之操持之彌固而危邦不入之道弗變其初養晦之節執之益堅而亂邦不居之道弗改

其素何至於失常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漸進近坎則是抱道之君子雖未仕於傾危之朝而已入於橫政所出之國難免夫不智之譏雖未立於壞亂之廷而已居於橫民所止之邦難免夫不明之誚有需於沙小有言之象然九二剛中剛則沉毅有守而無躁進之念中則隨時制宜而有善處之方是以知危邦之不可入也不惟不仕於其朝而且去乎其國始雖不免於見譏而終必免暴之莫及矣知亂邦之不可居也不惟不立於其廷而且去乎其地始雖不免於見誚而終必禍患之莫臨矣不亦終吉乎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漸進近坎固已入於橫政所出之國居於橫民所止之邦而需于沙矣然猶幸其以寬居中則主之以沉毅不苟之心而又能審時以為進退持之以優柔不迫之慮而又能度勢以為行止是以始雖難免於不智之譏而終必去乎其國傾危無自而及矣始雖難逃夫不明之誚而終必去乎其邦禍患無自而加矣不其以吉而終乎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當需之時去險愈近則是立於傾危之朝而患難之將罹仕於紛亂之國而禍害之將臨有需于泥之象然近險而不迫於進則害猶可免也今九三以過剛不中處之吾知主之以躁暴之心而持之以乖戾之行不能審時以避難也顧

乃憂朝廷之傾危而奮然思以一身救之則患難之罹實我有以速之而已不能度勢以免害也顧乃憫國家之紛亂而毅然思以一身定之則禍害之臨實我有以召之而已非致寇至之象乎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所謂需于泥者蓋外卦為坎而九三近之則是難雖未罹也然已集於其前而有將及之機禍雖未臨也然已伏於其前而有將陷之勢災在外而非遠也夫災雖在外猶可去也而三實以過剛不中致寇之至則三之所以敗者以未得敬慎之道耳使能操之以戒謹恐懼之心而不敢躁動以蹈夫過剛之弊存之以寅畏持重之慮而不敢冥行以履夫不

中之愆則難雖已集而終必不及於難禍雖已伏而終必不
陷於禍矣豈曰災既在外而遂無弭之之術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交於坎體入乎險矣則是當變故擾攘之時以一身當
其衝而凜乎不得以少逸值禍亂蜂起之日以一身任其責
而惕乎不得以少寧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有能需之
德為能沉潛周密而察其機以圖其便慎重戒謹而審其勢
以幸其全故雖蒙天下之大難而圖維之有道難將由此而
可逃雖當天下之大亂而轉移之有方亂將由此而可治又
為出自穴之象焉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雖交乎坎體而需於血矣然以柔正之資處險陷之地
為能從容以守其自然之理而於以待夫時之自至沉潛以
安其當然之義而於以俟夫命之自通此其所以出自穴也
使非順聽則輕舉妄動益以險耳欲其免難也惡可得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則是優游於經畫已定之後暇豫
於謀猷既施之餘上焉已盡祈天之道矣而天命有未定吾
惟躬玄默以謀之也下焉已盡宜民之道矣而人心有未孚
吾惟脩文德以來之也有需于酒食之象焉此固為君者處
需之正道也占者誠能守此而不變焉將見無為而民自化
而時雍迓衡之俗可成篤恭而天下平而清淨寧一之治自

溥天命為之重申也人心為之允服也何吉如之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需於酒食得正而吉者蓋以九五居上體之中得陽位之正是其根諸淵默者不偏不倚渾然天德之大中而見諸設施者無反無側粹然王道之至正惟其中則無計功謀利之心惟其正則無生事擾民之病此所以能需于酒食而得正且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以陰居險極則是為臣者既無濟險之才又值傾危之勢無復可為也有入于穴之象焉然幸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有感於時事之衰而欲同心以拯

天下之溺不安於式微之運而欲戮力以濟天下之艱不期而自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上六陰柔有敬之象也誠能知賢者有益於世道者也推誠以待之而資其才以自輔則可以措斯世於平康致敬以禮之而藉其力以自濟則可以出斯民於昏墊矣是始雖入于穴不亦終吉矣乎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於不速之客而能敬之以得終吉焉則雖陰居險極不當其位猶可資人之才以拯天下之溺藉人之力以濟天下之艱而始之入于穴者終可出自穴也何至於大失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伏羲於坎下乾上之卦名為訟者蓋此卦乾剛坎險以上下

易經卷之九 訟卦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易經言解
言之則上剛以制其下而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而
上又為其所脅以一人言之則內險而心既忍於害物外律
而力又足以文奸以二人言之則已險而能形彼之短彼律
而能為我之敵是皆訟之道也故名為訟文王繫辭以為九
二中實上無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采居
二而當下卦之中有孚見室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
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
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占者值此當知訟為
不得已之事必理直而見枉情真而受誣然後見之於訟也
夫既訟矣又必以危懼存心訟未理而不敢深其詞訟既理
而不敢強其辯如此則理無不白情無不明室可以通而吉

矣若或以必勝為心恃已之強而不知節逞已之智而不知
止如此則上惡其詐人厭其非室將愈深而凶矣然訟又貴
於聽斷得人也誠使是非未剖而惟見大人以剖之曲直未
決而惟見大人以決之則聽必不偏斷必合理向之以室而
訟者今可獲伸而利矣訟又戒於行險僥倖也如使已本曲
也而更為無情之辭彼本直也而肆為不根之論則曲必難
也惕中則吉終訟則凶見大人則利涉大川則不利則夫有
孚見室而欲訟以求伸者其可不知所審耶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律訟訟有孚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卦所以名為訟者蓋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之則為上剛而下險夫上剛以制其下則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上必為其所脅有訟之道也以一人言之則為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之則為已險而彼健夫內險而外健則心既忍於害物而力又足以文奸已險而彼健則我能形彼之短而彼能為我之敵又有訟之道也故為訟文王繫辭以為訟乃不得已之事固當有孚見窒而後可也又曰惕中吉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得中則高明之內有柔克果決之內有沉潜故訟本求明其理也而理焉既明則必無好勝之愆訟本求伸其情也而情焉既伸則必無用壯之失所謂中者在是而有孚窒惕者亦可見矣又曰

終凶者何哉蓋上九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然訟非美事始焉以理誣而求明惟理之既明斯已矣苟必欲恣吾之辯則賈聽而取厭不可也始焉以情曲而求伸惟情之既伸斯已矣苟必欲逞吾之強則構怨而召災不可也夫惟訟不可成此辭所以有終凶之戒也所謂利見大人者以卦體九五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所崇尚者皆大中至正之道中則心主於公而因情以審實正則事合於理而據實以擬刑此所以謂之大人而人之所當利見也又曰不利涉大川者蓋以卦象言之乾剛承乎坎險有冒險求濟之象則是訟者已本曲也而飾為無情之辭以凌彼之弱則曲必不可揜而難免天覆敗之虞彼本直也而肆為不根之論以逞已之強

則直必不可欺而難逃夫傾危之禍亦猶涉川者之入于淵而不可救也故曰不利涉大川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乾象為天坎象為水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而不相合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訟不與於訟之日而與於作事之始作事而不預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凡有行也不苟焉以自肆也而幾微必審恒謹於先事之戒凡有為也不侈焉以自恣也而謀為必慎每切夫善後之圖其是非雖未萌而我之所作必其事理之不悖而可持之於有求者也苟少有不善而終必起人之爭者則為之預杜其漸焉其利害雖未判而我之所作必其事情之不拂者而可要之於有常者也苟少有

不順而終必致人之辯者則為之預絕其釁焉如此則慎厥始者可以善厥終而孚訟之端於是乎絕矣不然豈君子防微之道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能求其所訟者必才足以脅愚而勢足以凌弱者也初六陰柔質弱无健訟之才居下位卑无終訟之勢故其與人訟也智不足以敵人之詐而理明則止未嘗恃其理之直而過於求逞力不足以敵人之強而情伸則釋未嘗恃其情之真而果於求成有不永所事之象占者如是吾知理直而見枉始雖小有所爭以求明也終則理焉以明而不罹夫健訟之凶情真而受誣始雖小有所辯以求伸也終則情焉以伸而

不取夫終訟之禍不亦吉乎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所以不永所事者雖以陰柔居下本非能訟之人然訟乃取禍之原雖有健訟之才而揆之於理必不可健也訟乃招危之自雖有終訟之勢而度之於義必不可終也豈曰訟本可長而初之不永所事者惟以才勢之窘乎夫既不永所事則雖以直而見枉不能無言以求明其枉也然情之直者一有所辯而其孚即白必不終於見枉焉雖以直而受誣不能無言以求明其誣也然情之真者一有所辯而其窒即伸必不終於受誣焉此其所以得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是性健而有能訟之才為險之主是謀深而為好訟之人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能裁於理者也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又屈於勢者也是以始雖欲肆其奸以相爭也而理非所宜為能順於理以抑其剛狠之性始雖欲逞其志以相侵也而勢非所敵為能順於勢以止其兇暴之謀然猶以為地之相近者則無以遠彼之鋒心不相下者則無以示我之讓於焉退避以自居非過於弱也必如是則彼之毒無自而及卑約以自處非過於遜也必如是則我之患無自而興有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之象占者如是吾知不逆於理則守正足以自固而在我無取危之道不悖於勢則安分足以自存而在人消忿嫉之心何眚之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而濟以險陷之智本欲訟者也顧乃不克訟而歸逋竄者蓋二在下者也五在上者也自下訟上吾知尊卑有定理也而以卑凌尊則行非其宜自取夫悖理之禍貴賤有定勢也而以賤侵貴則犯非其分自致夫逆勢之愆九二所以不克訟而歸逋竄者非求免夫自掇之患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本非能訟者故惟安其常分而存乎退讓之風守其正理而不萌忿爭之念蓋雖以有孚見窒而亦無所於訟為食舊德貞焉夫如是則始固不免於受人之侵而厲矣然安常則無辱而彼之越常分以肆其侮者終不能為吾之害

守正則必伸而彼之悖正理以逞其頑者終不能為吾之憂是始雖厲而終則吉也然陰柔有餘而剛斷不足不惟不能訟而已使其出而從王之事以理訟焉吾知智不足以燭其奸剛不足以執其法存心無是中何以使聽之不偏也處事無是正何以使斷之合理也則亦必無成功矣占者惟守常而不出可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謂之食舊德則是安常守分之士非特不能訟而已以之出而理訟則知不足以燭天下之奸必資人之明哲以辯之而後是非為之不枉剛不足以執天下之法必資人之果斷以決之而後曲直為之不誣苟以陰柔之才而理天下之

訟其无成也不亦宜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夫陽剛則有健訟之才不中則有過當之行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則是知訟之有悖於理也為能忍小忿而不肯枉情以害物知訟之有害於正也為能絕私怨而不肯游辭以誣人有不克訟之象夫既不克訟焉則以言其行非向焉欲訟之行也去之以復於理而外之所允蹈者莫非本然之真以言其心非向焉欲訟之心也變之以安於正而內之所允懷者莫非當然之道故又為復即命渝安貞之象占者如是則暴戾之氣消而動自至於光明爭訟之端息而德日新於罔覺以之為已順而祥以之為人愛而公矣

其吉何如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能復即命渝安貞焉則心之所存者渾然無私非復欲訟之心而內焉不失矣身之所履者粹然無雜非復欲訟之行而外焉不失矣盖有改過之勇而歸於無過之天者也何失之有哉

九五訟元吉

九五居聽訟之位而有中正之德則是皇極隆於懋建而明斷相資足以大畏乎民志元良裕於克端而威明並行足以懾服乎群奸乃尚中正之大人而為訟者之所當利見者也占者遇之若終訟無理者難乎免於凶矣使其訟而有理吾

見出其中焉則聽之不偏而理直見枉者得以獲伸也出其
正焉則斷之合理而情直受誣者得以上達也刑措之風可
以坐振無訟之化可以大行其元吉也何如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遇九五而得元吉者蓋以九五居上體之中得陽位之正
中則不昵朋比足以中天下之不中而聽於未斷之先者無
偏主正則不事苛察足以正天下之不正而斷於既聽之後
者無過當此訟者之所以得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非美事必有孚見窒而後可興訟之端必能懼得中而後
可獲訟之吉今上九以剛居訟極是有能訟之才而又濟以

必勝之志已本非窒也而飾為無情之辭以彰其窒則聽者
之聰亦或為其所眩而反至於取勝人本有孚也而肆為不
根之論以揜其孚則聽者之明亦或為其所惑而反至於得
榮有或錫之鞶帶之象然是非不容於終枉而向之以非取
勝者今皆知其為非而惡之始雖勝而終必敗矣曲直不容
於終誣而向之以曲得榮者今皆知其為曲而攻之始雖榮
而終必辱矣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占此爻者可以知戒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終訟者也而或錫之鞶帶之服焉是以訟受服矣夫服
所以彰有德也以德受之乃可敬耳終訟不可以語德而亦
至於受服則獲之不以其道人皆鄙之矣而何足重乎服所

以錫有功也。以功受之，乃為可敬耳。訟勝不可以語功，而亦至於受服，則得之，不以其宜人，皆賤之矣。而何足貴乎？此其所以不免夫終朝之三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伏羲於坎下坤上之卦，名為師者，蓋以卦德卦象有寓兵於農之意。九二六五有將兵將將之象，故為師。文王為之辭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君不擇將，以國與敵。凡用師者，其出之也，必以正焉。我武之揚，一本於仁義之舉，而皇靈之不振者，固有以之止亂，而不以之生亂者矣。其任之也，必以丈人焉。闔外之寄，一委於老成之人，而三命之是錫者，固有歸之長子，而不參之弟子者矣。夫兵出有名，則先聲足以奪乎群奸。

之氣而將，又知兵則威望足以鎮乎三軍之心，由是以除乎內變，而內無不安，要皆誅乎弗率，而非百姓之是敵也。以禦乎外患，而外無不攘，要皆遏乎不共，而非四夷之是擾也。不亦吉而无咎乎？此可見貞也者，兵之所視以作止者也。不貞雖利而勿動，將也者，兵之所視以成敗者也。無將雖貞而亦凶，聖人命師之意嚴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卦所以名為師而辭曰貞者，何哉？蓋所謂師者，言乎非衆不足以禦敵，而惟伍兩軍旅之感集，則天下莫得以玩其威。是師固有衆之義也。所謂貞者，言乎非正不足以服人，而惟

仁義弔伐之是舉則天下莫得以議其武是貞固有正之義也於卦何所取哉蓋卦體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制則是大將之御兵也所統甚衆固有以握鬪外之重權所行得宜又有以彰征誅之大義上馬天命之當順以衆而順之也下馬民心之當應以衆而應之也有將如此而其致重於王也何有吾知能以衆而順天必將得天之與而天下莫能當可以為天之宗子矣能以衆而應人必將得民之歸而天下莫能敵可以為民之父母矣不可以王天下乎此師之所以利於貞也辭曰丈人吉无咎者於卦何所取哉蓋以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是威而有制勇而有謀既不過於剛矣而推轂之任又如彼其專也卦德坎險而坤順則是兵雖

凶器戰雖危事不無病於險矣而時雨之師果何如其順也是皆有老成之德者能之而丈人之所以為丈人者此耳即此以行師則師旅之興不免勞民傷財而有毒於天下然欲以除天下之害非以害天下之民故民心悅而從之民心既從則兵威自振以此靖內難斯內焉以順而要皆不軌之是誅非所以敵百姓也以此禦外侮斯外焉以攘而要皆不共之是遏非所以擾四夷也其得吉且无咎也不亦宜乎即此而觀可見貞者師之要也不得其貞則雖衆而不可以王丈人者師之主也不得丈人則雖貞而民亦弗從用師者而能貞以興之丈人以統之則民心悅而王道得矣師其可以輕用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而水不外於地猶農中有兵而兵不外於農師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衛國不可以無兵足兵不可以無道故民之所在即衆之所在也用衆於有事之日當先養於無事之時故惟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生而所以康濟乎斯民者於以為養威畜銳之本教之孝弟忠信以養其性而所以阜安乎黎庶者有以預折衝禦侮之資蓋幸而處其常則相安於比閭族黨之間固皆有勇之民不幸而值其變則踴躍於伍兩卒旅之內無非安民之衆信乎兵農合一而有備可以無患矣君子之善體師也固如此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夫出師之道莫先於謹始初六在卦之初正師之始也其可不謹乎必也三軍方集而號令之嚴明六師方舉而節制之整飭或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違或五步六步七步之不敢越則用師之道得矣若簡閱不精而坐作進退之無法練習無素而分合變化之乖方則士卒驕而臨敵必至於震驚部伍亂而望風必至於奔潰進不能戰退不能守不將覆師以取凶乎占者當知謹始而守法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用師之道必守其律而後可以取勝也苟至於失律焉以無制之兵而禦強悍之敵必難免夫奔潰之虞以不教之卒而就鋒鏑之危必難逃夫覆敗之禍衆由此而喪國由此而危

凶非所必致乎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人臣之為將也已之德或不中則其法為過暴而无以懾服乎衆心君之任或不專則其權為易撓而无以懋建乎王績今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則是統六師以專制乎闔外而恩威並濟凡其法制之所立莫不義以正之而有育之以仁者寓焉御三軍以運籌乎幄中而謀勇相資凡其紀律之所頒莫不猛以糾之而有撫之以寬者存焉以是德而在師旅之中則士必用命可以收獻馘之功而无喪師之禍兵必效死可以獲奏凱之績而无僨師之虞吉而无咎矣然又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則是為君者信之也至委之

也專推轂以任之未已也而頒之車服以示榮焉車服以庸之未已也而予之斧鉞以示斷焉王之錫命至再至三而權不病於中制矣夫惟上焉沐君之寵此二能以其剛中之德而得師中之善也否則雖有其德苟無其寵禍且隨之矣而何以得吉且无咎哉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為將者必得君之寵而後其成功也易為君者必愛民之深而後其任將也專二固為將者其所以在師中而得征討之吉者豈倖致哉亦由於承天王之寵耳委之專闡之寄而操縱得以自由授之節鉞之權而謀畧得以自展惟其寵之也至故得君以展其才而師中之吉可獲也否則上无寵將之

君而中制之禍必起矣欲其吉之獲也惡可得乎五固為君者其所以三錫命而極信任之深者豈黷武哉亦由於懷萬邦之民耳憫群生之陷溺而欲施以拯救之仁憂百姓之困苦而欲溥以撫綏之惠惟其懷之也切故為民以重乎將而三錫之命可頒也否則君无懷民之志而優待之典必踈矣欲其命之錫也惡可得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以陰居陽才弱志剛而又中不正本非將材也顧乃德不足以屬三軍之心而誤蒙乎閫外之寄勇不足以作三軍之氣而謬承乎帷幄之權但見不量敵以進而戰守之无法適足以致僨師之危不慮勝以會而攻擊之無方適足以

召喪師之禍有師或輿尸之象占者如是吾知將固師之所視以為勝敗而亦所與同禍福者也今日輿尸則上以貽國家之耻而國典有所不能逃下以戕民庶之生而民怨有所不能免其凶可知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夫師以克敵為功也今六三之行師而至於輿尸焉則非惟无以衛民庶之命而適有以戕其命其視夫獻馘之未能而猶足以保其師者又不侔矣非惟无以壯國家之威而適有以損其威其視夫秦凱之未能而猶足以全其師者又不同矣此固无功之大者也其得凶也不亦宜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

夫用師之道貴於能勇而能怯也。六四陰柔不中本無行師之才而居陰得正則有保師之智故其用師之際量敵慮勝知彼之強也則堅壁以待之而不敢以我之弱當其銳知彼之衆也則固守以備之而不敢以載之寡迎其鋒有師左次之象占者如是則雖不能爰振其旅以收克捷之功而亦可以免傾覆之禍雖不能奮赫其怒以奏獲醜之績而亦可以免潰敗之虞何咎之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用師而至於左次亦云无功矣而乃得无咎者蓋天下無常勝之師知其不勝而能退者師之常道也四能知己之不可以勝而固守以養其銳是亦以弱制強而無歎於保師

之智知人之不可以敗而堅壁以避其鋒是亦以柔制剛而無害於全師之明惟其未失夫師道之常此咎之所由以免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蓋必內焉寇賊之奸究起於不虞而足以為生民之害外焉夷虜之跳梁興於不測而足以為華夏之憂由是不振皇靈而整三軍以討其罪奮赫王怒而張六師以除其殘斯則不貪不忿謂之仗義之師可也而天下莫得以議其非不窮不黷謂之定亂之師可也而天下莫得以指其失其象猶田中有禽而占者利於搏執而无咎也然豈可恃其師出之有名而遂輕於任將哉吾

知統兵在將有名之兵无節制之將不可也御將在君有能之將無專任之君不可也故九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占者必得此長子之賢而任以將帥之責以靖内難則幄中之謀一以付之焉以禦外侮則闔外之寄一以委之焉如是而任將斯可也若又使才德不足之弟子如三四者得以與其謀則剛中之在二者非不欲出其畧以去生民之害而權不得以自專必致夫傾覆之禍非不欲運其籌以紓華夏之憂而能不得以自盡必速夫喪敗之虞故雖師以討罪有得於仗義之公而不免貽社稷之辱師以除殘有得於定亂之武而不免損國家之威雖正亦凶矣用人之際可不謹哉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五之所以專任長子帥師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行師是其能勇能怯以握乎兵權允文允武以即乎戎事御衆而恩威為之並行應敵而奇正為之迭出乃良將之材也使之帥師則用當其人而田中之禽可執矣若又以弟子參之而至於輿尸者非兵之不利戰之不善也正以韜畧未閑者本不可以與執禽之謀也而乃使之分乎賢將之權勇猛未著者本不可以勝執禽之任也而乃使之副乎才將之職惟其使之未當此所以取覆衆損威之凶也又誰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處師之終則干戈已靖矣居順之極則人心已定矣此正論功行賞之時也故大君於此渙爵賞之綸音而向之屈

群策以大一統之歸者今皆不忘其勞頒褒崇之盛典而向之集群力以底萬全之績者今皆不食其報如運籌帷幄而出奇以收執禽之捷者此功之大也則封之疆土使得以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而為公侯伯子男焉戮力行伍而奮勇以建執禽之勲者此功之小也則授以采地使得以承千乘百乘之家而為卿為大夫焉然是國家之任惟以待有德之君子耳若無德之小人而使之得有爵土則雖所以公天下之賞而適以稔天下之惡矣故功固無忝於開國也而金帛以優之勿槩施夫開國之典以使之凶於而國焉功固無愧於承家也而金帛以酬之勿槩施夫承家之惠以使之害於而家焉斯則既有以廣封建之利而又以絕禍亂之原

豈非賞功者之所當知乎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於師之終而有開國承家之命者正以運籌帷幄而收全勝之勲此功之大也故開之以國非厚之也所以正其功之大耳戮力行伍而收一戰之效此功之小也故承之以家非薄之也所以正其功之小耳又曰小人勿用者蓋小人之功雖無忝於開國也而委之以國則必倚勢作威以壞邦之常典雖無愧於承家也而授之以家則必怙侈滅義以紊邦之常憲此其所以不可用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未後夫凶

伏羲於坤下坎上之卦名為比者蓋以此卦九五陽剛中正

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是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也故為比文王繫辭以為筮者得此則必曆曆數以為民之父母而萬邦於我乎協從荷天寵以作民之君師而四海於我乎推戴可以得吉也然以理言人之比我將怙我之德也故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以仁為體而足以長人歟且是元善之德又能持之以久而不間於始終歟行之以正而不流於姑息歟必有是德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而無愧作民之君師而無歉也夫既有德以當衆之比則凡已比者固懷我之德而不忍離矣其或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仰吾至仁之无恩也而勃然相率以傾心慕吾至仁之无疵也而翕然相從以向化皆來歸而比之以求寧矣若

君德既脩彼有執迷負固至於事勢窮促不得已而後至吾知一人之見比於萬邦者既久而彼獨附於咸附之後焉難以逃逆天之誅四海之親比乎一人者既深而彼獨順於大順之後焉難以免違衆之戮不亦凶乎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未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卦所以名之為比者其義果何所取哉蓋比者人心仰戴衆志協和有親輔之義也以卦體言之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上下五陰皆順以從之則是觀政在朝而六服群辟罔不率俾欽若之義藹如也觀俗在野而萬邦黎獻罔不共臣從義之化洽如也比之得名蓋如此文王繫之以原筮元

求貞无咎者何所取哉以卦體言之九五以陽居陽而又在上之中則是蘊之為心法之精者發強剛毅一天德之充周也而莫非不偏不倚之體彰之為身法之粹者果斷剛決一天德之顯設也而莫非無過不及之用故以此剛中擴之而為好生之德則元焉以此剛中運之而為久道之化則永焉以此剛中守之而為無為之正則貞焉由是而當天下之親輔輔乎吾之德而無所於歎由是而受天下之順從從乎吾之德而無所於疚其得无咎也宜矣又曰不寧方來者蓋卦惟九五一陽而上下五陰皆應之則是盡萬邦之衆以若乎一人之訓而凡向之無所統屬者悉惟聖主之是歸盡四海之廣以率乎一人之治而凡向之無所推戴者悉惟明王之

是附使有一夫之不應亦安能必其不寧之來耶又曰後夫凶者蓋以一人之見比於萬邦也既久而彼之後歸者無輸誠效順之志何以免逆天之誅四海之往比乎一人也既深而彼之後附者無傾心向化之情何以逃違衆之戮其道必至於窮困而取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之比地君之比民其比一而已矣地上有水相依而不舍比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為吾身任比人之責而為比有當務之要役已以比之則不足資人以比之則有餘故不以天下為一己之私而與同姓之賢者共之不以天下為一家之私而與異姓之賢者共之分茅胙土而建立百里七十里五十

里之萬國焉。由是有巡狩省方之制。而體統為之相維。天王與列辟一心矣。有慶賞錫予之典。而恩意為之相洽。百辟與維王一體矣。建國親侯如此。則一人之德意賴群后以承宣。而萬國蒙天子之澤。四海之蒼生賴群工以咸育。而大君為萬國之宗。不必以身役天下。而自能通天下為一身矣。非所以比天下而無間也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居卦之始比之初也。則是筮仕之時。上下之情未洽。而崇卑之分相懸。所以聯其情而通其分者。貴乎有孚也。故必致精白以承休。而秉忠貞以自獻。內而盟諸心。焉期無惡於志也。外而體諸事。焉期無忝於職也。有孚比之如此。則上不

負天子有以全其事。君之忠下不負所學。有以脩其為。臣之義可以得无咎矣。然比雖貴乎有孚。而官或怠於宦成。焉亦不可以言有孚之盈也。又必積吾欽若之忱。隨此身之所值。而不更其節。克吾篤恭之志。隨此身之所歷。而不易其操。自一念而推其極。焉可以對天地而無愧也。自一事而究其全。焉可以質神明而不疑也。斯則有孚至於盈缶。不特无咎而已。要其終則至誠之所格。君將為之嘉。其誠而尊崇之。及有以獲望外之榮。至信之所通。君將為之與。其信而寵渥之。加有以受意外之福。其效誠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不亦有他吉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至於盈正則謂之不格而寵命之是錫有以荷眷顧之隆信無不通而福祿之是綏有以承優渥之典據其孚而計其效蓋終必有他至之吉也豈特无咎而已乎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顯比之君則其外比於君也一自其內之所素養者而比之以已之柔中比君之剛中而脩於家者不壞於天子之庭以已之柔正比君之剛正而志於隱者不變於行義之日誠自內比外而得其正者也占者如是則違不離道而非曲學以阿世有得於人臣事君之正道矣由是上可以成正君之功下可以成善俗之治何吉如志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之不正則不免於自失也六二比之自內而得其正則是率其柔中之養於幼學者而出之以輔乎剛中之君初非曲學以阿世率其柔正之脩於隱居者而懷之以從乎剛正之主初非枉已而徇人何自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

君子之為比於天下也必有其德者斯能擇人而比必近於正者斯為比得其人六三陰柔不中正既無以定取舍之衡而承乘應皆陰又密邇乎奸邪之黨上而為君者無德以當萬邦之歸乃有道者之所必遠也彼顧為之左右以求立天下之功下而為臣者無德以相一人之治乃有守者之所不

與也彼顧為之共事以求建天下之業為比之匪人之象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為道得人則益失人則傷也六三乃比之匪人焉吾知上而為之左右者既非可比之君則非惟無所倚賴以成功而反陷其身於昏濁之朝下而為之共事者既非可比之臣則非惟無所協恭以底績而反喪其節於儉王之黨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則是居近君之位而有忠順之德知夫建中之主乃萬邦之所歸也而竭股肱之力以左右之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蓋以一身贊乎至公之治而不忍離焉知夫表正之君乃四海之所仰也而效忠貞之節以承弼之蓋以一身佐乎無私之化而不忍悖焉此固得所比之正而有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吾知明良相孚既有以媚茲乎聖主而以理陰陽以順四時相業因之以日隆矣喜起相協既有以欽若乎英君而以振四夷以撫百姓臣節因之以克盡矣不亦貞而吉乎

六四所以外比九五之賢者正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臣從君乃其宜也九五在上則作民君師而分統天下之尊故效吾媚茲之誠以明有尊焉為民父母而位極天下之貴故竭吾欽若之敬以尚有貴焉不然是悖上也而

豈人臣之所宜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人君之比天下也大而无私者其道顯小而有私者其道晦九五一陽居尊以剛健中正之德而當天下一萬國之比是以其比天下也本之為純王之心出之為純王之政以四海為一家而恩無不被不為私恩以致天下之悅以萬物為一體而惠無不周不為小惠以要天下之從由是天下之人仰其比道之至公而莫不化於公焉熙熙乎順帝之則而不識不知慕其比道之至誠而莫不化於誠焉蕩蕩乎遵王之路而無偏無黨此人君顯比之道而非伯者之驩虞可比也擬諸其象不猶王者之田也用三驅失前禽而不求於必得雖邑

易經言解

卷之三

三

洪成刊

人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者乎占者如是則帝德廣運於不窮王道四達而不悖不必原筮以自審也而歸德者日以固焉大順大化合天地而同流而雍熙太和之盛由此其選矣不必有意以孚民也而親輔者日以衆焉過化存神與乾坤而並運而時雍迂衡之治於斯為盛矣不亦吉乎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謂之顯比者以其有正中之德也正則因時順理而心極之中涵者粹然反側之無累中則靜虛純一而皇極之內蘊者渾然偏倚之不形由是而達之政則萬邦以貞而膚功為之獨盛天下化中而至治為之獨隆此比之所以顯也所

易經言解

卷之三

三

吳梅忠馬

謂失前禽者正以民或有悖吾正中之治者則舍而棄之以聽其自去有順吾正中之德者則取而撫之以嘉其自來不屑屑於必比此前禽之所以失也所謂邑人不誠者蓋由在上者中德具於內足以為感發民心之本中德運於外足以為孚化民行之機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此也謂非上之使然也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

夫首出庶物而為人所比者必其陽剛中正之德足以為繫屬人心之本也上六以陰柔居上則是位雖為萬邦之所仰也而無才以服其志分雖為四海之所歸也而無德以結其情為比之无首之象占者如是則叛亂蜂起而萬邦無親輔

之誠危亡立至而四海無順從之願其凶為何如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之无首則天違於上衆叛於下是為獨夫而已何所終哉小畜亨雲不雨自我西郊

伏羲於乾下巽上之卦名為小畜者蓋以此卦以二體言巽陰畜乾陽以全體言一陰畜五陽是以小而畜乎大又以陰畜陽能畜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故為小畜文王繫辭以為陽為陰畜本无可亨之理然此卦之德內健外巽有能為之才此卦之體二五剛中有可為之勢故占者得此才既可為勢又能為則雖小人之盛亦莫能禦君子之貞而抱負猶得以大行設施未至於或阻不亦亨乎所以然者以小

人之勢未甚盛故雖欲傷善以逞其奸也而未得以遂其中傷之術雖欲害正以肆其毒也而未得以慰其擠害之謀其象猶雲雖密布而不能成雨以其起自我西郊陰先倡而陽不和也陰畜陽未極如此此占者之所以得亨也使小人之勢既盛則君子方將斂德避難之不暇矣而安能有亨哉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卦所以名為小畜者蓋以卦體言之六四之柔居得正位而上下五陽應之則是奸邪操國家之大柄而經濟之賢人皆有所畏而不敢為儉士據朝廷之大權而忠愛之善士皆有所制而不得展有小畜之義也故為小畜夫陽為陰畜宜

不得亨矣而卦辭曰亨者何哉蓋以卦德言之內乾為健外巽為巽則是內存果確既不委靡以成小人之奸外審時宜又不輕躁以激小人之變其才猶足以有為矣以卦體言之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其志得行則是賢人尚專操縱之柄而不患於設施之難善類尚握予奪之權而不病於推行之疲其勢猶可以有為矣推其以有為之才而值可為之勢此小人雖欲制乎君子而君子猶不為其所制其得亨也不亦宜乎又曰密雲不雨者以君子之見畜於小人也推抑之未極而抱負猶得以自展妨害之未甚而蘊藉猶得以自行君子之道猶尚往也曰自我西郊者以小人傷善之心雖切而未得遂其中傷之術害正之意雖慙而未得肆其擠害

之謀其施猶未行也。蓋小人之害君子，必得君子畏而從之，始能逞其志也。今君子之氣未盡喪，而小人之奸未盡稔，其得亨也不亦宜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時當小畜，小人之心嘗欲伺吾之隙以逞其奸也。使吾之文德不懿，則彼將乘吾之失而中傷之矣。於是細行之必矜，小物之克謹，威儀者德度之所章，不可以不肅也。則棣棣乎其可觀，而有以杜小人賈禍之謀，言辭者德音之所煥，不可以不檢也。則秩秩乎其可法，而有以折小人擠陷之術。此固君子處小畜之道也。若以其道德經綸之具，而建功立

業，以大為於天下，正而適足以激小人之變耳。夫豈可哉。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以名節自勵，不亂於奸邪之群，以禮義自閑，不入於柔媚之黨，故得以遂其前進之心，而居其所當居之位，有復自道之象也。占者如是而復則進，以其正既不受制於人，亦不枉道於己，而无降志辱身之咎矣。又且以之行道而道無不行，以之立功而功無不立，不亦吉乎。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進復自道，則進以正矣。吾知在人無以持其短，而肆其

易經言解
三十一
象曰
擠陷之奸在已得以乘其機而展其康濟之術以義揆之當得上進之吉也豈倖致哉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九二亦欲上進者也而漸近於陰宜為小人所畜矣然以其剛中吾知剛則才之善而所性堅強既不為小人所屈中則行之善而所處循理又不為小人所疑故不自以其身而躁進也為能與初九協心同德於以上膺乎輔世長民之權合志同方於以上承乎救世安民之職牽復之象也占者如是則邪不能間可以成廓清天下之功陰不能阻可以建平定斯世之績不亦吉乎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牽復而有剛中之德則其進也乃同心以濟世而均之非枉已以徇人協力以匡時而均之非屈身以伸道以義揆之亦不自失也其得吉也不亦宜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悅為所繫畜不能自進則是狎比昵之私既不能自復以濟世墮柔邪之計又不能牽復以匡時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其志剛故於終也悔其為小人所畜而失乎可為之機於是不平之心激於中忿怒之氣形於外相好者不覺其相尤矣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本陽剛君子也而乃為小人所制至於相爭者其罪豈盡在於小人哉蓋由為三者不能以道自持而狎於比昵之私不能以禮自守而墮於側媚之計此其所以相爭也使三能以正自處則小人雖欲制之其如無隙之可乘何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有大臣之責者也三陽上進四當其鋒而畜之則是以柔善之資而禦剛強之衆本有傷害憂懼而咎之不終无者也然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而二陽助之是其實德之所感而凡才足以制不軌者悉皆協心以相輔實理之所通而凡勢足以消不道者悉皆傾心以相從以是畜乾則才有以禦其強而傷害可去外焉得以安其身勢有以制其暴而憂

懼可免內焉可以安其心其象不為有孚而血去惕出者乎占者值此亦果有孚信之德如四馬則強暴不得以行其惡而宗社有奠安之慶小人不得以肆其奸而國家有求孚之休大臣之責為無忝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所以有孚血去惕出者豈六四一陰之力所能濟哉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是其至信之所感而上之力足以禦不軌者自與之相協而不忍離至誠之所動而上之勢足以制不道者自與之相契而不忍悖惟上之二陽與之合志此所以同心共濟而得免於憂惕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夫人君不幸而值小人之為患必得人以同心協力而後可
以畜之也今九五陽剛居中則其德足以聯天下之情其誠
足以結天下之志而四上皆與之傾心而不忍離矣且又處
尊位則其力足以屈天下之強其勢足以制天下之命而四
上皆與之效力而不敢違矣夫心同則力益倍力協則心益
堅以是畜乾必有以禦其銳進之鋒而遏其方張之勢庶不
為彼所傷害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所以得與六四上九同力畜乾者蓋由一誠以為感格
之本而不徒臨之以勢分之尊中孚以為起信之機而不徒
假之以權位之盛此所以得與二陽同力畜乾也使徒以富

厚之力而不以信焉吾恐外雖相協而內實相離欲其畜乾
也不亦難乎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雖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在卦之終居畜之極則畜
道已成而以正直自持者乃與奸邪相比而無忤以名節自
勵者乃與檢壬共事而不違是向也密雲不雨今則既雨而
小人之施大行矣向也陽氣尚往今則既處而君子之道遂
止矣所以然者豈君子之樂與小人為黨哉蓋由其始也墮
於小人之謀而凡有所為自不覺其為彼之助中於小人之
計而凡有所行自不覺其為彼之輔尊尚陰德至於積滿此
所以為小人所制而不得不與之和也其象如此占者果何

所利哉吾知以理論之陰不可以加陽也陰加於陽則拂乎天理之正悖乎人心之安雖所處得正亦不免於厲矣况未必正乎然以時論之則陰既盛而抗陽是小人得志之日有如月之幾於望矣君子處此晦處靜俟可也若有所行則必不為奸邪所容而災害由之以起必不為憮壬所悅而禍患由之以叢凶何如耶夫曰貞厲則為小人者固不可以君子與之和而有所加矣曰征凶則為君子者亦不可以小人與之和而有所為矣聖人垂戒之意不既深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君子之與小人相和而其象猶既雨既處者蓋由君子尊尚小人之德至於積滿而然也君子有所征則凶者蓋君子之

欲有為於天下必無敵於小人而後可也今陰既盛而抗陽則奸邪得志而以正自持者莫得以折其鋒憮壬擅權而以道自處者莫得以屈其勢有所疑敵而不可行此征之所以必凶也

履虎尾不噬人亨

伏羲於兌下乾上之卦名為履者蓋兌為至柔乾為至剛以兌遇乾是以柔弱之臣而事剛強之君動則有危也故名其卦為履文王繫辭以為天下無不可事之君顧吾所以事之者何如耳今卦德說而應乎乾吾見懿恭之德自足以取信於君心巽順之誠自有以感孚乎君志非惟斥辱之不我加而素履之願將大行以壯其猷履道之坦亦不終於幽潛而

不發矣。不猶履虎尾不啞人而亨者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卦所以名為履者，蓋以卦體言之。兌為至柔，乾為至剛。下兌上乾，以兌遇乾，則是以柔弱之臣而事剛暴之君，動則有危者也。故名之為履焉。夫履非所履，宜不免於傷矣。而辭曰：履虎尾，不啞人，亨者，何哉？蓋以此卦兌之德為和悅，乾之德為剛健，以和悅而應乎乾，則是謙抑自持而精白以承休者，自不至於逢君之怒，忠順不失而媚茲以事上者，自有以致君心之孚，以是而進，可以得君行道，可以獲上治民，志願於是乎。大行矣。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也不惟是也。又以卦體

言之九五尊居帝位，勢亦危矣。苟無德以處之，寧能免於疚乎？茲惟其有剛中之德，則是神武之管運之不偏而精一執中，無忝於宅中之任，勇智之資出之不過而無為守正不愧乎居正之權，蓋位以德稱而無所於疚矣。由是位足以照萬國而有德以達之，則帝治輝煌丕著，夫光昭之化德足以顯謀猷而因位以運之，則皇猷敷賁聿成乎明備之功，出其剛之中者一設施焉而建中之化炳如也。出其剛之正者一運量焉而表正之治燦如也。光明之業不其有成也哉？是天顏之不可犯猶虎尾之不可履也，而以和悅應之則上進之志遂矣，非不啞人矣乎？而觀亨於臣固一道也。帝位之不易居猶虎尾之不易履也，而以剛中正居之則光明之治建矣，非

不啻人矣乎而觀亨於君又一道也文王繫辭之意謂不有見於此也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之象也君子觀象於天而見天下之有為上者觀象於澤而見天下之有為下者此而不辯民志惡乎定哉故崇效天卑法地本法象之有定者秩之為品節之宜而道揆立法守明使民志之靡常者約之於儀則之內五等以馭群臣而上下其爵焉為君子辨也所以定君子之志也即有慕尊榮者出而吾體統之森嚴若或裁之而不過矣九職以任萬民而上下其食焉為小人辨也所以定小人之志也即有尚富侈者出而吾紀法之昭明若或限之而不

渝矣是天澤定位而兩間開經制之大端聖人定禮而一人立乾坤之大義至於今風同道一於天高地下之中而無敢有越厥志者不以此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以陽在下是剛正之人處於卑位能涵養致君澤民之道於未試之日者也其居履之初是當筮仕之始其志尚銳而未為富貴所淫利祿所移故能以窮居之志大而為兼善之施以幼學之猷推而為壯行之業本吾堯舜其君者以事君而不枉道以求合本吾堯舜其民者以使民而不違道以沽名乃率其素履而不變塞者也占者如是則養乎窮者不失於大行之日脩於家者不壞於天子之庭以之為上則光

明之業我其致之而上不負天子者此也。以之為下則民志之定我其致之而下不負生民者此也。何咎之有。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所謂素履之往者蓋人之未遇孰不以行道為願哉。然或見富貴利達而移焉能行其願者寡矣。初九則上欲堯舜其君自未達而有是願矣。而今則獨行於上焉。雖世有為富貴而往者弗之願也。下欲堯舜其民自隱居而有是願矣。而今則獨行於下焉。雖世有為利達而往者弗之願也。夫是以素履之往正以行願而往也。豈自貶以求售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是有德而不見用於時者也。吾知

其居易俟命安土樂天德有可尊則尊吾之德而人爵不足以櫻其念。義有可樂則樂吾之義而勢分不足以動其中。有履道平坦之象焉。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不易乎世而養素自高不成乎名而抱道自守固云貞矣。由是節高天下無有乎降志辱身之嫌。功在吾道可以成庶頑起懦之化。盖身潔而行不亂迹晦而道愈彰。何吉如之。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所以為幽人貞吉者由其有剛中之德則涵養之既裕而自守益堅富貴不足以櫻其念。藏脩之既純而自持益定而利祿不足以動其中。此其所以幽獨守正而得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三居下之上是上有可事之君下有可治之民也但不中不正柔而至剛顧乃好於自用明本不足也而強以為明殆猶跛者謂其能履其所履幾何哉斯人也以之事君固不可以履乎乾以之治民亦不可以履乎帝位也蓋人必有和悅之氣而後可以躡剛強之後也苟以志剛者履之則與悅而應乎乾者異矣吾知必見傷害不為履虎尾啞人凶乎人必有中正之德而後可以履帝位之尊也苟以志剛者履之則與剛中正履帝位而不收者異矣吾知必不能久不猶武人為大君而播惡於衆乎吁占者可以戒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取正強以為能視終不足以有明而燭遠也跛而強以為能履終不足以與行而致遠也啞人之凶以其不中不正而居位之不當也以此履乾凶豈能免乎武人為於大君者六三質柔而志剛則是殘忍為心未免播惡於有衆而剛復自用必將流毒於無窮故不能以履帝位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則是德既不足而又密邇乎英明之君未免起君之疑致君之忌而不安者也有履虎尾之象焉其獲吉若甚難矣然幸其以剛居柔是能審畏以自持而惕惕焉不敢僭越以觸其威忠順以自守而兢兢焉

不敢凌逼以犯其怒。想想如此，則臣紀肇脩而猜忌為之不作，可以安位而行志也。君心感格而信任為之益專，可以獲上而治民也。始雖有危而終不可以得吉耶。

象曰：想想終吉，志行也。

居位以行道者，九四之志也。今想想而得終吉，則是忠順感格於君心，而可以安乎其位，忠義允孚於上意，而得以行乎其願，志不以之而行乎。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陽剛中正，以履帝位，則是有能為之才，而又挾可為之勢，下以允悅應之，則是為臣者將順其所為，而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故凡事之來果於必為，生殺予奪，惟斷於心而已。

不必審之精而後決也。因革廢置，惟任其意而已，不必慮之周而後動也。有夬履之象占者，如是雖使所為上不拂乎天理，下不逆乎人心，得人君當為之正道，然一人之知識，何以悉天下之防，一時之張弛，何以窮天下之變禍端。孽孽將於是乎伏，而有危厲矣。貞而且厲，况不正乎。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所以夬履貞厲者，由其剛中正而居位之正，則聰明在我，才力在我，而負能為之資，履帝位而居位之當，則張弛在我，操縱在我，而挾得為之勢，此所以傷於所恃而陷於危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至上九履道成矣，此固人情自驗之際，而亦帝心簡在之。

時也。占者於此亦惟視其蹈迪之實以考其降祥之原。天雖難謀也。而所以為祈天之基者。吾惟審之於躬行焉。命雖靡常也。而所以為疑命之地者。吾惟稽之於夙昔焉。是必其所履者會衆善以淑身。而無一之有愧。體萬善以成性。而無一之或虧。夫然後惟德動天。而滋至之休。自將引於勿替。惟命歸德。而攸同之福。自將申於无疆。元吉之應。信不爽矣。否則一有未善。其何以得吉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處履之終。而其所履盡善盡美。為元吉在上。焉是君道之令終者也。吾知素行既隆於前。休徵自著於後。不特祿位之是享已也。天不愛道。而陰陽於是乎調。地不愛寶。而四靈

於是乎至。凡所以顯太平之象者。無一而不畀之矣。不特名壽之是集已也。內則順治。而社稷為之孔固。外則威嚴。而四夷為之來賓。凡所以開乂安之兆者。無一而不錫之矣。不其大有慶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伏羲於乾下坤上之卦名為泰者。蓋以此卦乾之象天也。而居於下坤之象地也。而居於上。則是陰陽交密。貞元會合於兩間。天地絪縕和氣薰蒸於宇宙。有泰之義。故卦名之為泰焉。文王繫辭以為易之大分。陽為大陰為小。以卦體言之。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固為小往而大來。以卦變言之。自歸妹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亦為小往而大來。夫小往則群陰並退。凡

柔邪側媚之小人。足以嘉世道之泰者。悉皆投閒置散。而朝
无倖位。大來則群陽並進。凡光明正大之君子。足以成世道
之泰者。悉皆秉鈞當軸。而野無遺賢。此固盛時之景運。而實
吾道大通之日也。有剛陽之德者。占而得此。但見承明世之
休光。而平生蘊蓄。可以大展其裁。成輔相之猷。值交泰之盛
際。而窮居抱負。得以克遂其左右斯民之業。不亦吉而亨乎。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

此卦所以名為泰。而文王繫其辭曰小往大來吉亨者何也。
蓋以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居於下而

坤居於上。是天地之形雖異矣。而天以至精之氣。交乎地。地
以至粹之氣。交乎天。則物之生於天地者。自嘉美於氣之既
洽。而通達之莫禦。非天地之泰耶。上下之位雖殊矣。而上以
至誠之德。交乎下。下以至誠之德。交乎上。則志之定於上下
者。自契合於德之既孚。而同心之益彰。非上下之泰耶。惟天
地之以氣相交也。則其網緼於內者。一皆發舒之氣。所謂物
之通者。通於此也。而肅殺嚴凝者。弗得以入之。小往大來之
義。不寓於天地交泰之間乎。惟上下之以德相交也。則其存
主於內者。一皆剛毅之德。所謂志之同者。同於此也。而委靡
因循者。弗得以乘之。小往大來之義。不寓於上下交泰之間
乎。夫天地以啓其端。上下以昌其會。則繼天地以理物而輔

易經詩解
上下以協志者固君子之貴而非小人之所能與也。又豈無
內外之別乎。吾知正直之君子咸登庸於內而野無遺賢者
猶夫陽與徒之在內焉。邪媚之小人咸屏迹於外而朝無佞
位者猶夫陰與順之在外焉。辭之所謂小往大來者蓋如此。
夫君子在內則致泰之謨有所藉以建立。凡其道之足以宣
天地之和而揚上下之休者。殆日長而莫能阻抑矣。小人在
外則傾泰之術無所恃以自逞。凡其道之足以乖天地之紀
而貽上下之禍者。殆日消而莫能竊發矣。如是則正道得以
大行而天地賴君子以成其能。上下賴君子以弘其業。辭之
所謂吉亨者。又不以此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萬物通泰之象也。元后作民父母，當何如哉。彼天
地有自然之道，本無過也。自斯民不知其道，始有視之為過
者矣。聖人限之為春夏秋冬，而天之陰陽以分，奠之為東西
南北，而地之剛柔以節。蓋斯道默寓於天地，若待聖人而裁
成之耳。天地有當然之宜，本無不及也。自斯民不知其宜，始
有視之為不及者矣。聖人因天之宜，而本陰陽以作事，用地
之利，而乘剛柔以阜財。蓋機宜默寓於天地，若待聖人而輔
相之耳。自有聖人之裁成，則知天之時也。明地之利也。凡圓
於覆載之內者，皆得以道其道而不病，其為太過，自有聖人
之輔相，則天時可因地利可用也。凡囿於生成之中者，皆
得以宜其宜而不病，其為不及，是其為天地立心正為生民

易經詩解
立命而所以範圍乎天地者謂非所以左右乎斯民也哉致
泰之道何以加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九有陽剛之德當泰寧之世與上二陽牽連而進則是慶
天地之交泰而相率以輔佐乎明時幸上下之志同而引萃
以對揚乎休命其象猶拔茅而茅之茹以其彙而起也占者
亦有陽剛之德如初九焉則其征也同心共濟而讒邪莫之
能阻夙昔之抱負可以敷而為開泰之業矣同德相成而儉
壬莫之能摧隱居之涵養可以建而為保泰之勳矣何吉如
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之所謂拔茅征吉者豈為一身一家計哉蓋三陽君子學
術已豫而皆以輔世為心涵養已純而皆以濟時為慮上欲
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初之志也而二三致君之志亦汲汲
焉下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者初之志也而二三澤民之志
亦惓惓焉惟其志在於外此所以如茅斯拔而征吉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是人臣有治泰之責者也且
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治泰而得中道者也占值此者可不
思所以尚之哉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固常擴包荒之量
而不傷於迫切矣且又有罪必誅有弊必革濟馮河之勇而
不墮於因循焉舉及側陋謀及隱微固常深思遠慮而不遺

手遐遠矣且又不褻近習不玩目前秉公持正而不昵乎朋
 比焉夫包荒不遐遺此以柔養天下之元氣也而有剛以
 濟之則用柔而不偏於柔柔之中者也柔中在我而二之主
 泰而得中者不有以尚之也耶馮河而朋亡此以剛振天下
 之神氣也而又有柔以濟之則用剛而不偏於剛剛之中者
 也剛中在我而二之用中道而主泰者不有以尚之也耶斯
 則朝廷有純德之相而治化益隆四海播建中之猷而皇圖
 永固又何泰之不可長保也哉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治泰而能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以合於中行者何
 哉由其心之光明廣大焉耳光則思慮明審而不昧乎經世

之圖凡夫剛而宜濟之以柔柔而宜濟之以剛者不過本此
 心之光明以旁燭之而自不蔽於一偏矣不有以察此中乎
 大則規模宏遠而不屑乎淺近之計凡夫用剛以濟柔之不
 及用柔以濟剛之有餘者不過本此心之廣大以時出之而
 自不膠於一定矣不有以行此中乎否則不蔽於暗昧則徂
 於近小其何以得治泰之中道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周公繫辭以為
 世道亨嘉今日固當承平之時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也不
 亂盡除今日固為陰氣之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此乃
 天運循環必然之孚也寧不為可恤乎然徒知天運之可恤

而不盡人事以維持之亦何益之有哉占者殆必艱難其思慮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而無一念之敢肆正固其施為循乎天理即乎人情而無一事之敢苟艱貞如此則人謀以滅天心克饗將陂也而必不至於陂將復也而必不至於復咎可免矣故不必恤其必然之期而惟盡吾當然之道斯平者常平往者常往而泰寧之福自將享於勿替矣孰謂人事之不可以挽回天運哉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所謂无往不復者盖當天地否泰之際國家安危之所繫世道升降之所關盛雖未衰也而衰之機已兆治雖未亂也而亂之形已開君子處此安得不盡艱貞之人事以維持之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已過乎中泰已極而否適來正小人得志之日故六四與上二陰相與為黨翩翩然而下復向雖屏迹於外也而今則交集於內以逞其奸始雖擯斥於野也而今則並立於朝以肆其毒故其二陰之來也四不待富厚之力以驅之而其類自爾相從不待戒令之嚴以約之而其志自爾相信小人之勢如此乃君子之不幸也有志於保泰者可不豫為之防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翩翩來復而乃不待富厚之力者盖以陰而居下陰之分也今群然下復而進居於位焉是非其分之所宜非其德

之所稱皆失其實也其心則惟恐君子之不利乎已而有以奪之者故不戒以孚而相與謀害乎君子乃其中心之願也又奚待於富厚之力以驅之哉此可見小人之伺君子常密而君子之防小人也不可疎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是膺保泰之責而任保泰之臣承天地之統勢非不崇也而於二之足以裁成天地者吾下焉立生民之極分非不尊也而於二之足以左右斯民者吾下焉猶帝乙之妹下嫁於匹夫而不嫌於屈也占者如是則君子得以行其道而國家得以承其休天命以之常疑民生以之永底平陂之期不必恤也復隍之虞

不必戒也而泰寧之福將引於無替矣其有祉而元吉也何如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能保泰而以祉元吉者果何以致之哉蓋得賢以保泰者人君之至願也但不中則或昧於鑒別之精或歎於虛受之量而欲其行是願也難矣惟六五以柔中而下應九二是中道之執於我者已定乎取舍之極而得中如二所願與裁成天地者自不覺其信任之誠中德之備於我者已存乎純一之心而中行如二所願與左右斯民者也有不覺其尊崇之篤此其所以得保泰之吉也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而成泰猶隍土積累而成城上六陰柔居卦之終政教之舉者已傾法度之張者已弛泰極而否猶城土傾圮復反於隍之象占者值此將何為哉亦惟以天命自度不僥倖於難必之謀而脩德自強思少延其未墜之緒勿用師自邑告命可也然不能保邦於未危而惟告命於既亂則雖其所行者為收人心之舉疑天命之常而得其正亦可羞吝也况未必正乎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泰極而否如城復於隍者雖天運必致之機亦人事未盡之故怠惰萌於宴安之後而政事不脩玩愒生於寧謐之餘而紀綱不振惟其命亂故復否也然則君子其可委諸天

而不咎諸人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往小來

伏羲於坤下乾上之卦名為否者蓋以此卦乾天也而居乎

上坤地也而居乎下則是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有閉塞之

義也故為否文王繫其辭以為泰者人道之常也當否之時

則紀綱不正倫理不明非人道之常矣占者得此吾知上焉

無表正之君下焉無履正之相乃小人得志之日而不利於

君子之正道焉所以然者蓋以卦體觀之則乾往居外坤來

居內固為大往而小來以卦變觀之則自漸卦來者九往居

四六來居三亦為大往而小來大往小來則是奉公憂國之

君子擯棄於外妨賢病國之小人用事於中此所以不利於

君子之貞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卦所以名為否而辭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何哉蓋以此卦乾上坤下自造化言之則是天氣不降於地地氣不升於天陰陽皆戾化機日塞而萬物不通也非造化之否耶以人事言之則是上情不孚於下下情不達於上恩義乖睽國事日非而天下无邦也非人事之否耶惟天地之氣不交是克塞於内者一皆嚴凝肅殺之氣而温厚發舒者未免於見窒萬物之不通蓋以此也大往小來之義不寓

於天地不交之間乎惟上下之情不交是存之於内者一皆委靡因循之情而果斷剛決者未免於俱喪天下之无邦蓋以此也大往小來之義不寓於上下不交之間乎夫世道之汚隆其原肇於天地其機成於上下而當否之時乃逆理如此則夫君子小人固視天地上下之交與不交以為進退者也又豈無内外之辨耶吾知邪媚之小人咸竊據於朝而猶夫陰與順之在内焉正直之君子咸擯棄於野而猶夫陽與健之在外焉辭之所謂大往小來者蓋如此夫小人在内則致否之術有所恃以自逞凡其道之足以乖天地之和而貽上下之禍者殆日長而莫能阻抑矣君子在外則傾否之謀無所藉以建立凡其道之足以回天地之運而救上下之失

者殆日消而莫能顯設矣尚何利於君子之正道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乾上坤下二氣不通否之義也君子當否之時則收斂道德
之光不使聲聞外見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而榮之以祿位
也此君子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初六以陰居下當否之時與六二六三連類而進則是徼利
之徒乘時而並起害正之黨構會而同升有拔茅連茹之象
然小人之勢雖不可遏小人之志猶或可回而况初惡未形
尚可冀其為善也誠使幡然改悟止其徼利之心而為狗義
之計去其害正之念而為從道之圖則變為君子邦家獲利

而祿位可安疇類蒙休而身名俱益何吉如之既為君子則
處亂世而德無不孚當厄運而行無不得安有不亨者哉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夫小人之所以敗人邦國而凶害隨之者以其假君之恩以
濟私擅君之威以復怨志在其身而無與於君耳今初六拔
茅貞吉則小人變為君子矣既變為君子則能以奉公為念
而不為私已之圖以盡忠為心而不為自便之計蓋必輔其
君為傾否之大人而患得患失非其所志矣其得吉也不亦
宜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則本有傷善之心中正則猶存好善之念是小人

中之君子也故衆皆欲害乎君子已獨知善之為美盡心奉法曲意從令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不黨邪以害正焉占者小人如是則能保全善類而不自貶其戚是雖君子之幸實小人之福也故吉若大人則必儉德避難安守其否而後道亨矣苟以其包承而欲出以休時之否焉寧必其終無害乎是可見小人固以從陽為福而君子當以固守為心矣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必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者蓋君子以同道為朋本不可入於小人之群也但小人能包承君子則君子亦為小人所浼而亂其群者多矣故必以正自持不可以其外之相親而遂陷其身於不善之黨以理自守不可以其貌之相容而遂

置其身於不義之歸如是則身雖困而道亨矣

六三包羞

六三陰柔乃小人之欲害君子者也但居陽則所處既非其地而無勢不中正則所為又短於術而無謀是以中懷妬忌內積猜嫌志於傷害陽剛中正之善人而勢不足以遂其奸謀不足以行其詐夫小人雖欲害乎君子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亦必自知其非而有所不安者故為包羞之象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所以有包羞之象者由其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所處之位不當是以力不足以遂其奸才不足以逞其詐有志於傷善而未能也其包羞不亦宜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君子之於天下時之未濟固不得先時而有為但時雖將濟而行事或極其剛則更張無漸疾惡太嚴未有不益否者也今九四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也而以陰居陽不極其剛有能濟之才焉占者得此吾知天運方隆而亂有復治之機天休滋至而廢有復興之漸固有將泰之命矣又且斡旋有術而不過驟以激變轉移有方而不迫切以招危政事之未脩者今皆脩舉人心之未安者今皆安輯又得无咎焉然豈一人之福而已乎將見道與時行而多士之彙征者咸得以罄其平生之蘊身因道顯而群工之類進者均可以遂其向往之心以之為上則奠邦家天下苞桑而功在王室也以之為下則

挽世道於休否而澤及生民也疇類三陽有不獲其福祉也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傾否為泰者君子之素志也但天時之未至者恒阻於機會之未逢而人事之未修者每病於撥亂之無具欲其志之行也難矣今九四曰有命則天運方隆而有其時矣曰无咎則人事盡善而有其才矣才與時合吾知亂者於是乎必治廢者於是乎必興而傾否之志不其大行耶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君子之於天下孰不欲其否之我濟也但有位無德則所以休否者無其本有德無位則所以休否者無其權今九五陽

剛中正德之盛也而其本在我矣以居尊位位之隆也而其
權在我矣故能潛消奸宄登進善良推陷廓清闢乾坤於再
造興衰撥亂回世道於一新有以休時之否焉然此乃大人
之事故占者必大人遇之則亦足以用其勢而可以亨天下
之屯勢足以用其才而可以拯天下之溺轉否為泰而得吉
也然否泰相仍德位難恃一息不謹否復作矣又必無怠無
荒而安不忘危每切夫無邦之患其難其慎而治不忘亂恒
厯夫復隍之憂常曰其亡其亡則謀為周悉足以培植乎
丕基而致治保邦社稷衍靈長之慶舉動萬全足以樹立乎
邦本而久安長治皇圖臻鞏固之休如繫於苞桑之固而不
可拔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大人當否之時為否之主人。心方離也。一轉移而復合
天命方去也。一整頓而復回所以得休否之吉者豈無謂哉
蓋君子不幸而當時之否無德則無休否之資無位則無休
否之勢今九五陽剛中正有其德矣尊居君位有其位矣以
能為之資乘可為之勢此所以能休時之否而有轉泰之吉
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撥亂者貴有其德成治者貴逢其時上九陽剛則有能為之
才居否之極則有可為之會以是才也當是會也處置得宜
引彙征之士以共濟而向之紀綱紊亂者今則為之悉振舉

措允當斥包羞之奸於遐荒而向之政教廢弛者今則為之
悉張能傾時之否者也占者如是吾知方其否之未傾也大
往小來而不利乎君子之貞未免有亂亡之憂及其否之既
傾也小往大來而大行乎君子之道則必有泰寧之樂不為
先否後喜乎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窮則必變終則有始否既極矣天命本無而倏有
世運始屯而後亨豈有長否之理乎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伏義於離下乾上之卦名為同人者蓋此卦以離遇乾天在
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其志同

也又六二一陰而五陽同與之其情同也故名為同人焉文
王繫辭以為天下之事成於情之協起於理之公甚矣同人
之不可以私而小也必也擴至公無我之心廣一視同仁之
念隨所處之地而情無不至隨所接之人而恩無不孚為同
人于野焉夫于野則所同者大而無私矣由是交定而人無
不與心孚而物無不親以之應事則多助之餘足以建天下
之功而凡大事之資衆力以立者皆於我乎享其成矣不可
以得亨耶以之臨難則共濟之下足以傾天下之危而凡大
難之仗衆謀以平者皆于我乎收其績矣不可以利涉耶夫
同人之效如此然不得其正則亦苟同而已况卦德文明以
健卦體中正而應又有正之義焉故必理以御天下之情而

於正道所在。知之明而守之固。焉不泥於淫朋比德之私。義以制天下之欲。而於正道所存。內盡已而外盡人。焉不涉於偏黨反側之累。以名節相砥礪。以忠義相期許。斯為君子之同。而以之處常。所以得亨者此也。以之處變。所以利涉者此也。否則苟合之同。其何以獲亨利之效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卦所以名為同人者。蓋以卦體六二之柔得位之正。居下之中。而上應乾體之九五。則是為人臣者正以制行。外焉無反側之私矣。而又以已之柔正輔弼乎剛正之君。中以宅心。

內焉無偏倚之雜矣。而又以已之柔中贊乎剛中之主。明良相契而形迹為之俱泯。喜起交孚而勢分為之兩忘。故名為同人。焉文王繫其辭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夫不徒得亨。而又曰利涉大川者。豈徒以其于野之公足以得人之助而已哉。蓋此卦上體本乾而乾之德則健以健而行。是其嚴毅幹固而濟變之有術。果斷剛決而禦患之有方。大同既有協力之助而健行。又有能為之才。故不特可以建天下之功。而亦可以濟非常之難。不特可以立天下之業。而亦可以解非常之危。否則徒資其助於人而已之才。或不足其何以涉大川耶。又曰利君子貞者。蓋以卦德內離為文明。外乾為剛健。則是內焉智足以周物。而深達夫理。一分殊之原。外焉勇。

足以勝私而不牽於偏黨比昵之累其內外之相孚有如此
 卦體六二中正而上應九五則是在我者中正之不虧而自
 起其敬信之意在人者中正之脗合而自竭其樂就之誠其
 人已之相契有如此者夫文明以健是內外一於正矣中正
 而應是人已一於正矣君子之所以周而不比者此也君子
 之所以和而不流者此也德體之所具謂非君子至正之道
 乎然是道也實天下之所同然者也人惟以勢合以利交而
 同之不以正天下之志于是始滯焉而不通矣今君子之所
 同而一出於正則達之萬邦分雖不齊也情皆以正而相契
 放之四海勢雖不一也心皆以正而相投由是而得衆志之
 助以致亨固此君子之正以通之也由是而得衆志之助以

利涉亦此君子之正以通之也否則能通於感之所及不能
 通於感之所不及而所同者亦狹矣亦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此同人之所以利君子貞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體之寧無致同
 之道耶蓋名分之在天下有所謂族焉族有不類則雜亂無
 經而天下之倫不可同矣君子於是乎類之公卿大夫列之
 於上而君子同德以為類也農工商賈列之於下而小人同
 力以為類也天下之族固紛紜其不齊而君子之類之也則
 截然其不紊是非強焉以類之也族本有類君子亦使之無
 失其類焉耳夫如是而族之在天下者焉有不得其同乎名

器之在天下有所謂物焉物有不辨則混淆無別而天下之
 軌不可同矣君子於是乎辨之有公卿大夫之物焉辨其為
 貴而非伸也有農工商賈之物焉辨其為賤而非屈也天下
 之物固至賸而難窮而君子之辨之也則有條而不越是非
 強焉以辨之也物本有辨君子亦使之無失其辨焉耳夫如
 是而物之在天下者焉有不得其同乎夫自其迹而觀之則
 於族而類之也於物而辨之也異之也而非所以為同自其
 實而言之則類天下之族所以合其族也辨天下之物所以
 齊其物也同之也而實本於其異君子審異以致同而所以
 體同人之象者至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九當同人之初則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已无私心下无
 繫應則人无私與故其與人也隨其身之所接而情无不洽
 任其分之所處而愛无不周盖合親踈遠近而皆在其所同
 之中者也有同人于門之象夫同人不公咎之所由生也占
 者能公於為同如是焉則我无偏黨而得親人之道人无猜
 嫌而有親我之心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可以无咎矣否則我
 之所同者既私而人之所應者亦狹咎豈能免哉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所以致咎者以其不能擴同人之量也今初九出門同
 人則无一不被其愛敬矣吾知愛人者人恒愛之未有愛之
 既周而猶有咎吾之不用其愛者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未有

易經詳解
敬之既至而猶有咎吾之不用其敬者也其得无咎也不亦宜乎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之道必无私繫而後可以言公也今六二雖中且正而内无私心然有應於上而外有私黨是以情有所牽制事有所偏主合志者相親而於志有不投者則踈之協心者相與而於心有不洽者則拒之有同人于宗之象占者如是則所感者私而不公所應者狹而不廣處事則无多助之美其視于野而致亨者盖不侔矣御衆則无感戴之情其視于門而无咎者盖有間矣不亦可羞吝乎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合親踈遠近而无所不愛者君子大同之道所可貴也今六二同人于宗則是惟合志者之相親而忤志之必踈惟遜心者之相近而逆心之必遠所感者私而不公所應者狹而不廣以理揆之非君子之貞乃可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是無善同之德上無正應是無可用之人於是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應懼九五之見攻乃深謀詭計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升於高陵之上欲敵五以攘二焉然二非正應則質之於理而有所不順五又居尊則較之於勢而有所不敵理勢俱屈如此是以事終不可成志終不可遂所伏之兵至於三歲之久而莫能發焉其象如此占者其可求非分

之交哉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欲取二以自輔而乃伏戎于莽者何也蓋懼五之我侵而其鋒有不可犯故先為設詐以逆其鋒其銳有不可當故先為藏計以禦其銳是伏兵于莽正所以敵九五之剛也然終於三歲不興者以其理既不正是以詐雖設而安得不制於理勢又不敵是以計雖藏而安得不屈於勢其所伏之戎終於隱秘而莫興者不亦宜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不能遂其相同之情故惡其間吾之交而不得資二之中以輔吾

之不中也遂欲逞其剛忿以相侵惡其阻吾之志而不得資二之正以輔吾之不正也遂欲肆其剛惡以相角為乘其高墉以攻三之象然以剛居柔剛而不過而能自制於義知二為五之正應固非三所能得亦非已所能同攻三非理之所宜也遂自反於理攻三之勢雖已形而攻三之圖忽自變又有弗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速於改過不任情以遂非果於復善不挾私以肆暴克已之勇甚於克敵自勝之強堅於勝人何吉如之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以上攻下既乘其墉矣則是以勢分自強剛勇自負而又弗克攻者豈其力之不足哉以義揆之特以二雖為三所

隔實非我之應三雖間隔乎二亦非我之仇乃義弗克勝而不攻耳其所以得吉者由其御之以義而自反不直志沮氣餒為義所制遂翻然悔悟變其要求之念去其忿戾之心而復歸於法則之中也使失而不反其何以得吉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天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是有德之君二柔中正是有德之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乘墉之寇既禦之於外伏莽之戎又繼之於後相求之意雖甚慤而勢不得遂固不勝其憤抑而悲形於聲有先號咷之象然以中應中乃明良之相孚也而必非不中者之所能携其交以正應正乃喜起之相濟也而必非不正者之所能間其志終得遂其相同之願而喜形於

聲又為後笑之象然二之必與五遇者此特其理之常也而小人或非理之所能化又安得不假勢以伸其理乎吾知六二柔弱而易陵三四剛強而難撓故必振吾三軍之武以折彼乘墉之寇張吾九伐之威以除彼伏莽之戎夫然後剛中與柔中相遇而明良際會慶之會剛正與柔正相遇而喜起洽賡歌之情矣否則柔者終見隔於剛而不相合矣何後笑之有哉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所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五剛中正應二柔中正是其求也以道而非妄求之失其合也以義而非苟合之行其理本直也理直則物不得而間之矣所謂大師克相遇者

言三四強暴未易遽勝必用威武相克乃得與六二相合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居卦之外非可同之地又無正應無可同之人是其孤

介獨立荒僻自守踽踽凉凉而物莫與同同人于郊之象也

占者如是雖無相資之益而亦不失身於非義之交雖無相

濟之美而亦不陷身於非禮之地尚何至於有悔乎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人之處世不可無朋今上九同人于郊則離群索居獨立寡

助以之處常則建功立業誰與相輔而致亨以之處變則排

難解紛誰與共濟而利涉其志為未得也

大有元亨

伏義於乾下離上之卦名為大有者蓋以卦象離明而居乾

體之上是以憲天之聰明而際中天之景運尺地莫非其有

也卦體五陽而承一陰之尊是舉天下之侯甸而奉天王之

聖明一民莫非其臣也故名為大有焉文王係辭以為大有

者勢也保有者道也今卦德乾健離明本諸身者具謀斷之

資矣卦體居尊應天徵諸民者協時措之宜矣以是德而際

是時但見禮樂官乎天地而盡善之章程推之無不準制度

貫乎百王而成正之規模動之無不化以弘治有之業則杜

釁孽於不萌而熙皞之洪休以振也以垂保有之謨則凝天

命於有永而盈成之景運以昌也其大善而亨也何如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白大有其德剛健而文

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卦所以名為大有者何所取哉蓋聖人之大寶曰位匪位則將玩焉而弗尊聖人之大德曰中匪中則將恃焉而弗信皆不可以得天下之應而致大有之盛也今觀卦體六五得位得中而上下應之則是徽柔懿恭之君履帝位以聽天下而作福作威有以奠一王之樞勢無不隆矣執厥中以臨天下而不偏不倚有以建一王之極德無不備矣夫勢之所隆既足以擅天下之權而德之所備又足以繫天下之望由是上而為臣者奮庸以熙帝之載而要荒之群后莫不來王無以異於侯甸之百辟焉下而為民者輸誠以順帝之則而海隅之蒼生罔不率俾無以異於邦畿之黎庶焉斯則會車書

於一統而大觀之政治合上下以同流來玉帛於萬國而大順之規模貫古今而獨盛矣故為大有大有之時怠欲易生若難以得元亨也而文王繫其辭曰元亨者何所取哉蓋以卦德言之乾剛健而離文明則是神明雄斷足以裁決乎萬幾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聰明睿智足以炳察乎庶務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德之存諸中者善矣以卦體言之六五居尊應天則是動與天俱而翕聚敷施不拂乎時中之道行與天合而操縱闔闢不失乎時措之宜德之施於外者善矣以是德而治有焉是以綱紀法度周旋無虧而推之皆準禮樂刑政咸正罔缺而動之皆化也否則內或病於昏弱而外或至於逆天其何以聯屬上下之應而得元亨於大有之時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君子體之以為時當大有
民物殷盛不有以治之則豐穰萌於其間將用何道以處之
哉彼天下之人未必皆善也間有懷陰暗之資拂乎時宜而
為惡者知其足以蠹吾大有之治也君子於是乎遏之焉有
廢以馭其罪也有誅以馭其過也凡所以五刑而五用者將
罰一人而使千萬人知所懼矣天下之人未必皆惡也間有
稟陽明之性中乎時機而為善者知其足以輔吾大有之治
也君子於是乎揚之焉有爵以馭其貴也有祿以馭其富也
凡所以五服而五章者將賞一人而使千萬人知所勸矣若
是者夫豈故作好作惡於其間哉蓋天之休命本有善而無

惡者也故善則有以克當乎天心非惟我欲揚之天亦欲揚
之也君子之章以五服者非所以順上天彰善之休命乎惡
則無以欽承乎天道非惟我欲遏之天亦欲遏之也君子之
用以五刑者非所以順上天癉惡之休命乎君子治有之道
若此則天下之人皆為善而不敢為惡矣何患大有之不治
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九當大有之時天下富盛所有足以資其求所得足以
遂其所欲驕盈易生宜有咎也然以陽則有剛正自守之德
居下則處卑末無為之位上無繫應則無引為富侈之人而
私黨未交尚在事初則始獲乎富國之朝而初心未變是以

操守方堅而奢靡之念弗熾節介方固而淫佚之志弗興未
 涉乎驕盈之害者也如是則無越理犯分之失無縱欲敗度
 之愆何咎之有然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苟以无咎而遂
 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必戒謹憂危樽節抑損但知吾職
 之當脩而兢兢焉惟恐奢靡之易熾但知吾責之當盡而業
 業焉惟恐淫佚之易興然後可以无咎也否則驕盈一起安
 能保其終之不交於害而有咎耶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以陽在下上無繫應又在事初者也故其驕心未
 起侈心未流知吾分之當安而不恣於所求知吾職之當盡
 而不溺於所欲無交於奢靡淫佚之害者也此其所以得无

咎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當大有之時剛中在下得應乎上是有才德之大臣而
 為大君所倚賴或委之以熙帝載也或委之以亮天工也本
 克壯之才猷而上膺乎治有之寄凡所以遺大投艱者自不
 容於他辭矣或委之以安社稷也或委之以利生民也本多
 識之學術而上承乎保有之托凡所以引重致遠者自不容
 於他諉矣有大車以載之象焉占者以是德而當是任吾知
 帝載以熙天工以亮措天下於同軌之盛而治有之寄其克
 堪矣尚何有曳輪之失乎社稷以安生民以利回斯世於命
 轍之風而保有之托其克勝矣尚何有脫輹之患乎其有攸

往何咎之有哉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有大車以載之象者蓋由其有剛中之德而遇信用之君是以或委之以治有之權責非不重也而負荷之下有全功自措天下於同軌之域或委之以保有之寄任非不艱也而運旋之下有餘力自回斯世於合轍之風其與大車之積物於中而不致於覆敗者信無異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有剛正之德而上應於五遇柔中之君是明良相遇喜起相逢故九三平日之抱負無不敷於朝廷幼學之經綸悉以入告于我后而凡治有之道保有之術皆諄諄故沃

以副人君下賢之盛心其象猶公侯朝覲於天子隨所有而皆貢獻焉占者必有其德然後可以當是占也若小人無剛正之德則不足以來人主之知亦無以慰下賢之望雖得此爻豈能當乎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有公用亨于天子之象者蓋惟剛正之君子值之而後為利耳若小人則抱負之有虧而將以何者為故沃之資經綸之未裕而將以何者為敷陳之具以小人而用亨適足以取害矣此其所以不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以陽剛近六五柔中之君有僭偏之嫌然以其處柔也

故能位極人臣而猶持之以巽順勢侔人主而猶守之以謙恭刑威慶賞共上之令而不敢自專車服采章安下之分而不敢妄用有匪其彭之象如是則位極而無偏上之嫌君安之而不疑勢重而無專權之過下信之而不忌何咎之有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九四能匪其彭而得无咎者蓋由其本心洞達審君尊臣卑之分而知下之不可以僭上燭虧盈益謙之數而知滿之必至於招損察其微見其漸自哲然無疑也此其所以不敢挾功矜能以過盛而得无咎也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居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

但見尊德樂道之風有以固結乎臣鄰之志而養賢及民之治有以聯屬乎天下之心上下之情下達下之情上通有厥孚交如之象蓋以柔道理天下者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為六五者又必操獨斷之權而乾健文明著見於施為之表攬威福之柄而遏惡揚善用昭夫明作之功有威以濟之焉夫然則信之所孚既足以立渾厚之治體而威之所奮又足以建精明之治功佩其仁者未始不服其義而大有之業此其莫麗之矣懷其惠者未始不畏其威而元亨之治此其永保之矣何吉如之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所謂厥孚交如者言六五推誠以任賢而百辟之仰其美者

咸與夫媚茲之願虛懷以禮士而萬民之聞其風者咸輸夫
惠德之情蓋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又曰威如吉者
蓋君德以剛為主若一於柔則為臣者安於狎侮而君子犯
義必不能有所畏而不敢苟為民者狃於寬縱而小人犯刑
必不能有所懲而不敢肆此所以必濟之以威而後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世求其能盡守滿之道者鮮矣今上九以剛居上而
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吾知不自滿假常存
抑畏蓋以克當之心欽崇之道而行與天合矣是雖無心於
天之祐也自天眷顧而祐助之豐亨豫泰之勢可以常保於
無疆安富尊榮之休可以永綏于不替固吉矣且又動罔不

宜而百順為之俱集行無不得而萬福為之攸同凡其所為
何有不利耶祐之以吉祐之以利吾以是知惟德動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居大有之極而得吉者夫豈倖致哉蓋由其履信思順
而尚賢是以信德旁通乎於穆之微而眷顧之弗替順德潛
孚乎冲漠之運而申錫之無疆夫惟得天之祐此所以當重
熙累洽之後而膺多福之集也否則盛極必衰者斯理之常
而上九何以得吉於大有之極耶

謙亨君子有終

伏羲於艮下坤上之卦名為謙者蓋以卦德言之止乎內而
順乎外謙之意也以卦象言之至高之山而屈於卑地之下

謙之象也。故名爲謙。馬文王繫辭以爲謙者。君子之美德。人情之所同好也。占者能謙。則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而人無有不孚。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行無有不得。一德之脩。百順之應也。可以亨矣。然不特亨於一時而已。吾見君子之謙也。始雖恬然自晦。不居其善也。然善大而聲必宏。終莫能掩其善。始雖退然自卑。不居其功也。然功高而名必著。終莫能掩其功。其有終也。爲何如。夫謙則得亨。而有終如此人。其可以驕亢自處而不謙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卦所以名爲謙。而文王之辭曰：亨者何也。吾嘗觀諸天地矣。彼天雖位乎上也。而開先知。始其道嘗濟乎下。何謙也。然化功發育。自光輝而不可掩焉。是則亨矣。人能法天之謙。其亨寧不與天同乎。地本位乎下也。而居後代。終其道常安乎。卑何謙也。然氣機動闢。自上行而不可遏焉。是則亨矣。人能法地之謙。其亨寧不與地同乎。卦之所謂謙亨者。徵諸天地如此。而文王又繼之曰：君子有終者。抑豈有外于天地之道耶。以天道言之。陰陽消息於盈者。則虧而損之於謙者。則益而增之。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已。以地道言之。形勢高下於盈者。則變而傾之於謙者。則流而培之。如山川陵谷之遷改。是已。鬼神者。天地之迹也。禍害乎盈者。福緩乎謙者。而吉凶

之報不消人者天地之心也惡憎乎盈者好愛乎謙者而是
 非之公不爽夫天地鬼神人道皆抑盈而伸謙如此可見位
 之尊者能忘其勢而謙焉則令德孔彰自有以炳耀乎宇宙
 殆與天道之下濟而光明者同一不息矣不其尊而光乎位
 之卑者能安其分而謙焉則盛德孚感自有以超出乎等夷
 殆與地道之卑而上行者同一無疆矣不其卑而不可踰乎
 夫尊而能謙始嘗忘其尊矣而終則見其益光卑而能謙始
 雖安於卑矣而終則見其莫踰所謂君子之有終者蓋如此
 人其可以不謙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卑蘊高是外示下人之形容而內藏過人之功

德謙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人之常情每見在己之有餘而
 驕亢之心恒多多者不裒則所以施之已者益至於傲而不
 得其平矣非謙也每見在人之不足而恭敬之心恒寡寡者
 不益則所以施之人者元至於慢而不得其平矣非謙也君
 子則懼其驕亢之易恣也而裁制之必嚴不使處己之流於
 傲焉欲其恭敬之益謙也而培養之必至不使處人之流於
 慢焉夫君子之裒多非過於卑已也持已本有一定之宜而
 驕亢之是裒者正所以稱物之宜而使施之於已者得其平
 耳君子之益寡非過於尊人也待人本有一定之宜而恭敬
 之是益者正所以稱物之宜而使施之於人者得其平耳君
 子體謙之象而盡謙之道者蓋如此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居下柔則有能謙之資居下則得持謙之道是以德愈盛而禮愈恭善彌大而心彌細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占者如是則謙德之至人所樂與用是以濟天下之大變而協心者衆自可以易危為安用是以排天下之大難而親輔者多自可以撥亂為治蓋得涉川之吉矣况平居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所以謙謙而為君子之行者由其柔順之資處最下之地操存其無欲上人之志而使驕亢之氣漸以消融涵養其不敢傲物之志而使禮讓之度漸以渾化此其所以為謙謙之君子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極其盛者也將見積於中而著於外美譽為之孔彰充諸已而孚諸人令名為之旁達鳴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譽隆於柔順之中而非矯情以干譽名彰於柔順之正而非欺世以盜名何貞如之且又功雖不居而天下莫不與其功德雖不伐而天下莫不歸其德何吉如之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聞譽雖隆而不本諸實德者其心未免有所愧怍而不自得也六二鳴謙貞吉則是積中發外而美譽之孔彰反諸心而無愧實大聲宏而令聞之具達求諸心而無怍中心豈有不

自遂者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以一陽居下之上勢位俱隆建勞之地也剛而得正才德俱優建勞之本也是以上為君所信而有莫安社稷之勳下為民所依而有保固生靈之績乃人臣之能建功勞者也彼則卑讓以自守而不挾之以驕人異順以自持而不張之以傲物是勞謙之君子也吾見始雖不居其有而終莫能秘其有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固有終矣且又威震而主不疑位極而衆不忌高而不危可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也何吉如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有勞固難有勞而能謙尤難九三謂之勞謙之君子則天下

萬民非惟服其事業之俊偉而且服其器量之恢弘此其所以莫與爭功爭能而有終吉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柔而得正無自驕之心上而能下有自卑之意是大臣而能謙者也吾知上不疑其迫下不忌其專以之左右乎廟堂而設施無有乎不竟以之出入乎邦國而舉措無有乎不宜固无不利矣然居九三功臣之上乃人情之所以不安也故更當愈自卑約發揮其謙或致退讓之辭而驕亢之言不敢以宣諸口或隆恭敬之禮而傲惰之容不使或加乎身為謙如此庶乎上之人嘉其謙而不疑下之人安其謙而不忌可以保其无不利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能謙固无不利矣而又撝謙者不幾於過謙而失則乎盖位高而出功臣之右本非所安故發揮其謙乃分所當然非紊乎名分之常而過為遜讓以取悅理所當盡非越乎義理之正而過為恭敬以求容何嘗違其致恭之法則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夫在上而能謙則至德足以感人之心不必驅之以勢而莫不於我乎效順盛節足以結人之志不必迫之以威而莫不於我乎輸誠有不富以其鄰之象其或猶有負固而不服者則是梗化之徒自棄於王化之外非文德之所能來也將必率已服之衆仗人心以致

討聲不服之罪奮天威以徂征終亦必得其服而利矣然謙者人情之所樂與人君能謙吾知以之行政則多士效其忠而政無不舉以之立事則庶職效其力而事無不成盖隨所往而皆利矣豈但利用侵伐而已乎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以柔居尊本非尚武者利用侵伐非得已也盖以謙德之著聞萬民莫不服矣而猶有矯邦之命者則文告之辭不可以不布謙光之遠被四海無不服矣而猶有亂邦之典者則攻討之政不可以不申盖征所當征也豈窮兵黷武者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居卦之上謙之極也將見盛德著於外而美譽為之孔

彰素行孚於人而令聞為之具達有鳴謙之象夫行師以人和為貴也能謙則人皆樂與而得人之和矣故以征不庭則戰必可克以討不軌則攻必可取而可用行師焉然質柔既無天受之才無位又非天吏之責故其行師但可征已邑國之未服者而已未能聖武布昭於遐邇王靈布振於華夷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雖為鳴謙矣然陰柔則才不足以制渙散之勢無位則加不足以一渙散之心故人未信從而志未得也惟其才力不足是以雖用行師亦惟已之邑國有未服者可以討之而即順伐之而即歸耳豈能為政於天下哉

豫利建侯行師

伏羲於坤下震上之卦名為豫者蓋以卦體言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是為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有為豫之義也以卦德言以坤遇震為順以動能致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有致豫之由也故其卦為豫文王繫辭以為天下之事莫大於建侯建侯所以統衆也亦莫大於行師行師所以動衆也二者非得人和其何以濟今豫之德體俱有人心和樂之義故占者以之建侯也或為立嫡則衆心推戴足以紹承乎丕緒或為立賢則民志協從足以藩衛乎王家建侯无不利也行之行師也或為義兵則三軍效勞足以誅暴而除亂或為應兵則士卒用命足以敵愾而宣威行師无不利也建侯行師且利而况其他乎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
候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豫者蓋以卦體言之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則
是為人君者以一人而為萬邦之宗以四海而仰一人之令
要荒之群后莫不來王而吾之志在得臣者已遂矣海隅之
蒼生罔不率俾而吾之志在得民者已酬矣是為人心和樂
以應其上豫之義也以卦德言之以震遇坤為順以動則是
為人君者虛心以觀天下之理據理以應天下之事彰之為
身法之純而出入起居罔有不臧焉敷之為治法之精而發
號施令罔有不欽焉能致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豫之由也故

為豫卦辭所謂利建侯行師者此卦之德為順以動是其萬
幾之經緯要皆行之以無事百為之敷施莫非應之以無心
固不期於天地之我若也然以順而動則先天地而為者悉
天地之所欲為後天地而為者悉天地之所已為是仰焉而
觀懸象者順其軌也變通者順其候也蓋一氣相為流通而
天不違乎我矣俯焉而察流峙者順其常也動植者順其性
也蓋一機相為感召而地不違乎我矣天地且然而况建侯
也者雖奉天地命德之典要不過卜諸人心之至近者也順
動之理既足以孚天地之遠而豈有不能孚於近者乎將見
茅土一分而中外推戴其得建侯之利也必矣行師也者雖
奉天地討罪之典亦不過審諸人心之至明者也順動之理

既足以格天地之幽而豈有不能格於明者乎將見軍旅一
興而士卒用命其得行師之利也必矣夫由順動以致豫而
由豫以建侯行師則順動之理其要矣推之天地聖人又豈
有外於是者乎以天地言之上下奠位雖無心也而化之根
於一誠者妙迭運之機氣之布於兩間者率流行之序是天
地以順而動也故日月之代明者行焉晦朔弦望循度而不
過也由是日以漸而近極寒往暑來而為春為夏矣月以漸
而近極暑往寒來而為秋為冬矣歲功不于是而成乎以聖
人言之恭己正位雖無為也而皇極之建於一人者循天理
之常王道之達諸四海者合人心之正是聖人以順而動也
故刑罰之弭教者清焉寬恤簡畧措置而不用也由是刑期

無刑太和成俗而相孚於歸極之中矣罰期無罰協和成風
而相忘於遵道之域矣治功不于是而成乎夫莫大於天地
而其歲功之成不外乎順動焉則豫之為道固天地之所以
立心也莫大於聖人而其治功之成不外乎順動焉則豫之
為道固聖人之所以立極也豫之時義不其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死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上奮發有聲鼓元氣之網緼宣化工之鬱結和樂之
至豫之象也先王體之既象雷之聲又取和之義于是著歌
頌以被之管絃而清濁高下之不爽述詩章以附之金石而
始終節奏之不遺樂始作矣將見至德之蘊於心術者畢著
於優柔平中之間盛德之布於事功者悉見於清明廣大之

表無聲者于是乎有聲無象者于是乎有象而其德自有不容掩焉然樂之用豈止於此哉極其盛而言之或時乎祀帝於園立也而配之以祖焉一此樂以達其昭事之誠而已矣或時乎祀帝於方澤也而配之以考焉一此樂以通其精裡之感而已矣夫作樂而崇德和乎人也薦上帝而配祖考和乎神也樂一作而神人以和先王體豫之功不其大哉

初六鳴豫凶

初六以陰柔多欲之小人而上應得時主事之九四有強援以為之倚仗以故求無不得欲無不遂志滿意極不能自勝而為大言以誇人或示為勢焰以耀物鳴豫之象凶之道也占者如是吾知樂之甚者悲必至喜之甚者哀必生危亡立

見禍敗無日凶不可免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之所以自鳴其豫者由其當和樂之時有強援之應貪饕之心已遂而乃張以誇人亦何以逃夫危亡之釁淫縱之意已滿而乃恃以耀物亦何以免夫禍敗之憂惟其志之已窮是以鳴豫而得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且貞吉

夫九人心易肆遇豫則溺卦獨六二有中正之德中則性不偏於情而正則理不困於欲是以當豫樂之時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之德自守勵丰采於人情波蕩之中敦節操於衆欲橫流之際聲色不能奪富貴不能淫其特立之介

易經言解
如石之不可動也。由是明通生於安靜之餘，而精審出於堅確之後。大而國家興亡之兆，小而事物是非之萌，炳于未形，燭于未至。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占者如是，則樂而不淫，處流俗之中而常德不失，雜而不厭，超逸欲之外而天理常存，不溺於豫而正矣。且又見幾明決而動，罔不臧處事精詳而行，罔不裕，亦將自無不豫而吉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敏於知幾，不俟終日而得貞吉者，由其居下之中，有中德也。得位之正，有正之德也。中則不偏不倚，而涵養之極，其純正則無反無側，而節操之極，其固富貴不得以淫之逸，樂不得以溺之。此所以感之即通觸之，即覺而知幾之敏也。

使無所守，則中心攙亂昏惑，何以知幾而得貞吉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柔不中正之小人，而近乎得時主事之九四，故上視於四，趨附大臣，依阿取寵，竊其威福，以遂吾無廉之欲，而因恣於流連，不知裁之以義，資其權勢，以逞吾無已之貪，而因溺於盤樂，不知節之以禮，則敗德損身，廢時失事宜，有悔矣。占者當知豫樂之極，乃致悔之端，省察於早，而勇於改過，可也。若因循怠惰，悔悟之遲，吾知威福不可以久，竊而愛患之必至，權勢不可以常資，而禍敗之莫逃，悔其可得而免乎？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二所以盱豫而有悔者，以其不中不正，涵養之存，虧而勢

利得以櫻其慮操守之不定而逸欲得以動其情是以盱豫而有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則是大臣身任朝廷之重而能使君心和樂于上者皆其輔相之力也望係邦國之瞻而能使民心和樂于下者皆其左右之功也有由豫之象焉占者能如是吾知君既由我以豫則承弼一人之志大有所遂其安社稷以為悅者乎民既由我以豫則子惠四海之大有所慰其後天下以為樂者乎然致豫雖在于已而保豫實賴乎賢苟徒恃其勢而不為忠益之廣是絕天下之朋也如或飾其貌而不為誠心之開是携天下之朋也

將何以保豫于不替耶又必虛已以待之凡師錫于帝者根于嘉樂之誠屈已以下之凡賓興于王者本諸懿德之好夫然後黎獻切帝臣之願而凡同道以相與者翕然同升于朝焉俊乂起王臣之心而凡同德以相信者群然同聚于上焉信有如簪之束髮而不可解者矣由是以天下才理天下事豫可常保而終大有得矣寧非相道之準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行道於上下者此君子之素志也但阻焉而不遂者多矣今九四由豫大有得則是功在王室親見其道之行於上焉而為上為德之志豫養於窮居者悉展於達行之時澤被生民親見其道之行於下焉而為下為民之志期待於夙昔者不

易經言解 卷之五 吳寧刊
顯於運用之際君子濟世之學至是始無憾矣其大行為何如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天下豫樂之時六五以柔弱之資居人君之位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則是民心已為強臣所結而大勢將傾大業將去雖未亡而鄰於亡如貞痼之疾與死為鄰也然以其得中則善政猶有存遺澤猶未泯是以天下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懷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故又為恒不死之象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六五有貞疾之象者以其乘九四之剛強暴之勢已迫獨立

之形已成所以未亡而鄰於亡也又有恒不死之象者幸其得中是善政猶有少存遺風猶未全泯所以幾亡而未即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以陰柔之資則窮人欲之私而中心罔覺居豫樂之極則肆人情之樂而良心已迷為昏迷於豫之象宜有咎也然以其動體則又非執一而不通者故宜豫之事雖成猶能欲極而反勃然為之圖新樂極而悟翻然為之改圖為成有渝之象占者如是吾知始雖窮其欲也而終則制之以禮可無縱欲之失始雖肆其情也而終則御之以道可無任情之愆乃過而能改復於無過者也何咎之有

象曰宜豫在上何可長也

樂之極者哀之端欲之縱者禍之集今上六宜豫在上則亮
害及身危亡立至必不能長久矣成而有渝其可已乎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伏羲於震下兌上之卦名為隨者蓋以卦變為剛來隨柔卦
體為此動彼說皆隨之義故名為隨焉文王繫辭以為人君
之於天下輔之者有臣焉戴之者有民焉皆仰一人以為歸
者也但無以聯其志而使之隨則睽離之禍起而欲其獲亨
也難矣夫苟為君者而有以得天下臣民之隨則百官協德
禮樂可以覃敷於四海而功無不成百姓傾心政教可以大
行於邦國而事無不集當得元亨焉然正者王道之所以為

大隨之準也使所隨不正則雖得元亨而咎不終无矣故又
必其所以致臣民之隨者以四海一家為心以萬物一體為
念惟聖時憲而後惟臣欽若非拂人以從已也惟皇建極而
後惟民從義非違道以干譽也如是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反無側王道平平隨於朝者明良相遇而無淫朋之失隨
於野者上下相依而無比德之愆尚何有詭隨妄隨之咎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
之義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隨者何哉蓋人君之於天下必得臣以為輔
而失其所輔者勢必孤必得民以為依而失其所依者勢必
弱皆非隨也今此卦之變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

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之則是為君者寬仁大度非有心
以要百辟之我親也而英雄豪傑之士悉皆奮庸以事之為
之啟沃其心焉為之贊襄其政焉臣之所以從乎君也此卦
之德下體震也而震德為動上體兌也而兌德為悅乃動而
悅也則是為君者勵精圖治非有心以驅百姓之我附也而
畿甸要荒之民悉皆輸誠以應之樂其厚善之生焉樂其復
吾之性焉民之所以從乎君也夫卦變卦德俱有臣民隨君
之義則觀政在朝而上無異志之徒觀俗在野而下無叛志
之衆故卦名為隨文王繫其辭曰元亨利貞无咎夫人君能
致臣民之隨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其得太亨宜矣然又必
利貞乃无咎者何哉蓋天下之臣民不一而惟正足以通之

者也使君之所以致隨者而或戾於正則所感者既邪而所
應者亦狹其何以得天下之隨乎故必王道之運用者無偏
無黨而有以協乎蕩平之矩王政之顯設者無私無偽而有
以合乎公溥之常其以柔而禦剛者非過柔也忘勢以樂善
蓋柔而得其正焉其以動而致悅者非妄動也鼓舞以作新
蓋動而得其正焉如是則惟聖時憲而惟臣自為之欽若雖
要荒之群后莫不來王而剛之來也為無家矣惟皇建極而
惟民自為之從義雖海隅之蒼生罔不率俾而下之悅也為
無疆矣辭之所以必貞而後无咎者非以此歟夫剛來下柔
者臣之隨乎君也而所以來者必本於柔之正焉是王道極
其純而後為王之臣者莫不來享也以動而悅者民之隨乎

君也而所以悅者必本於動之正焉是王政極其粹而後為王之民者罔不率俾也隨時之義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有隨之象君子體之終日之間固自強不息汲汲於為善矣及時當日入而晦則因時以俱窮而暫舍乎出王之勞順時以俱靜而寢處乎安寧之地使精神不衰於鼓舞而有以養其本體之真身心不至於大疲而有以立乎酬酢之地隨時起居各適其宜亦如雷之隨時休息也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未隨之先此心廓然而無私主乃隨之常也今既有所隨則牽制之意勝

而不能以萬物為一體比昵之情慤而不能以四海為一家殆變其無所不隨之常矣為官有渝之象然隨亦人之所不免顧其隨之道何如耳使有所隨而能正且公焉則雖渝猶不渝也故必所隨得正或友乎直焉或友乎諒焉或友乎多聞焉而不比之匪人則因不失親而所聞者皆正言就正有道而所見者皆正事聰明以啟心術以端不亦吉乎又當出門以交盡友一鄉焉盡友一國焉盡友乎天下焉而不同人于宗則合志者多而所聞為益富輔仁者衆而所見為益廣德可以進業可以脩不亦有功乎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隨人之道泛則凶而正則吉私則失而公則得也初九雖官

有渝矣然從必以正而交不泛則開發有賴而聰明以故箴
規日聞而心術以端隨道之吉可得也人其可以妄隨乎又
能出門以交而交不私則取善無外而開發兼衆人之能進
善無窮而箴規兼衆人之美隨道之常不失也人其可詭隨
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則道不足以為吾之師表德不足以為吾之模範
有小子之象本不可係也五陽正應在上則道全而足以為
取法之地德備而足以為觀感之資有丈夫之象本不可失
也然初近而五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則是道不加
脩者固宗之以為主而執中之士乃踈遠而不親德不加進

者顧依之以為歸而守正之賢乃睽違而不比有係小子失
丈夫之象凶咎可知不假乎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之所以昵朋比而失正應者豈其本心哉蓋人之所隨得
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本無兩立之理也二既係初則因失
其親而何以宗乎可親之士就非有道而何以比乎復道之
賢此其所以必失五也其勢安能兼與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近係乎九四而遠失乎初九則是所親者執政權要之
臣所踈者職薄位卑之士為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陽當
任而已隨之吾知位足以使之貴祿足以使之富有求必得

無欲不遂矣。然非正應不免有邪媚之嫌。使以求得之故而遂妄有所求不可也。殆必以道德相處而不以勢利相交。以忠義相期而不以詐偽相尚。動皆以正循天理合人心而不流於私邪。諂媚斯為君子之隨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既係九四之丈夫，則有所資以行吾之學，而終身之倚仗者在是。職薄而不足與建天下之功者，固其心之所樂棄也。有所藉以據吾之養，而終身之宗主者在是。位卑而不足與立天下之事者，固其心之所欲舍也。豈勢之弗兼與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則位近君之崇高，與五同德，則德侔君。

之剛健故占者得此，將見龍之獨隆而無求不得眷之獨渥，而無欲不遂是固隨有獲矣。然心非陵君而勢以陵於五，則位極人臣而猜忌之易起，威震人主而讒釁之易興。雖其所獲非以要功而上終疑其為迫，非以固寵而下終疑其為專。凶不可免矣。其將何以處之哉？吾知大臣貴乎以孚比君，而况當陵上之嫌，匪乎其何以結之？殆必存諸中者，毋載爾偽而純乎自靖自獻之心，固有孚也。大臣貴乎以道事君，而况當陵上之嫌，匪道其何以釋之？殆必見諸事者，允合乎理而嚴其作福作威之戒，又在道焉。則真知夫處滿之不可以驕，履盛之不可以逞，而能明於上下之分矣。如此則諒其心者，信其志之無私，觀其事者嘉其行之不苟。上安之而猜忌不

生下從之而說。譽不作陵上之凶。可免矣。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隨有獲而勢陵於五，則位極人臣而猜忌之端易起。威震人主而讒譖之釁易萌。以其義揆之，必得凶也。然又能有孚在道而无咎者，由其深達乎事理而知以臣忠君為職分之當然，洞燭乎事勢而知以臣陵君為禍患之必至。心之有孚者，明夫臣之不可不內盡其誠以消上之疑也。事之在道者，明夫臣之不可不外盡其理以釋上之惑也。使其明哲之不足，則位高必僭，勢重必專，而安知所以免咎之術乎。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有嘉美之德者也。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下應之，則是一中之相契，專其權而不疑其迫，一正之相投。久其職而不速其功，乃信於善者也。占者如是，則有所啟沃以成其治，而君道可以無虧；有所贊襄以成其業，而君位可以不疚。以中天下之不中，建中之化溥於萬國矣。以正天下之不正，表正之治敷於四方矣。不亦吉乎。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孚于嘉而得吉者，蓋純心乃用賢之本，脩身實取人之則。五能居位之正，則身之所履者無邪行；而用人之本以端，故能以已之正而信二之正焉。得位之中，則心之所存者無邪思；而取人之則以裕，故能以已之中而信二之中焉。使無其德，則或昧於鑑別之精，或歉於委任之篤，其何以好善而

得吉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乎人者實意交孚而内外罔間誠心契合而始終不渝相隨之至有若止物者既拘係之又從而維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然誠意之極不但可以隨人而已亦可以通於神明焉王者占而得此用此誠意以亨於西山之神吾知鬼神感格繫社我介福履我綏而得吉矣至誠之可以格神如此况夫人心又明而易格者其感通之妙當何如耶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所謂拘係之又從維之者盖以其居卦之上處隨之極

是其隨人也心無一念之不誠誠無一毫之不至物我無間始終不渝固結而不可解如此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伏羲於巽下艮上之卦名為蠱者盖以卦體卦變剛上而柔下是君臣不交而無同心共濟之美卦德下卑巽上苟止是君臣因循而無勵精圖治之誠此積弊所由日深而治之所由蠱也故名為蠱焉文王係辭以為天下之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時至於蠱適天心厭亂之期世道開泰之漸可以得元亨矣然在天者固有以肇其端在人者不有以倡其會非善承乎天也殆必決策以圖恢復而致摧陷廓清之功乘時以濟艱難而奮拯溺亨屯之力用涉川之勇以治之可也然

易經言解
治之之道何如蓋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皆國家之所有事者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當先甲三日以治之蓋先甲三日辛也辛有自新之義焉通變宜民向之弊者以革更化善治向之墜者以興善始以為後事之端使不至於大壞斯已矣後事方始而尚新則當後甲三日以治之蓋後甲三日丁也丁有丁寧之義焉監于成憲永為善後之圖杜於將來預為久安之計慮後以懲前事之失使不至於速壞斯已矣夫自新於將壞之前則善救而弊可革丁寧於既新之後則善備而利可興以是人事之脩而會逢乎天時之運尚何蠱之弗治耶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

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卦所以名為蠱者蓋以卦體剛上而柔下則是為君者高亢於上而其情不下達為臣者畏怯於下而其情不上通上下乖離恩義不屬固積弊而致蠱也卦德內巽而外止則是為臣者順從於下而無敢為之志為君者苟且於上而無必為之心上下因循德業不脩亦積弊而致蠱也故名為蠱蠱在天下必亂若難以得亨矣而文王乃係其辭曰元亨焉夫治蠱至於元亨矣則前弊可革後利可興禮樂刑政將煥然而復振紀綱法度將燦然而復明雖未能傾否為泰也天下已將向於治矣所謂利涉大川者蓋以當蠱之極乘可為之機剛不亢然於上也而果決以免其苟止之失柔不靡然於

下也而奮發以去其卑巽之愆為之脩禮樂刑政於陵夷之
後焉為之振紀綱法度於頽敗之餘焉不可坐視其蠱而聽
其自治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蓋善救而新於前善
保而備於後則治蠱之道已盡固有以轉亂而為治矣然要
而言之亂不終於亂而開乎治之始治不始於治而因乎亂
之終衰極必盛實莫之為而為者以主宰於其內危極必安
實莫之致而至者以綱維於其間是乃天運自然之理也夫
惟蠱壞之時而天運有必治之理此治蠱之事所以不可已
也孰謂人之所為而非天之所使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震動飄拂草木為之散亂物壞而有事於更新蠱

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頽敗當有
事也治蠱者亦惟治其事之大者而已彼民德壞於舊染之
汚民之蠱也必鼓舞作興起其自新之機提撕警覺溥其維
新之化振民如此則治人之道盡而一世之蠱無不治矣已
德壞於物欲之弊已之蠱也必存養省察復其本然之善濟
泳優游全其固有之真育德如此則治已之道盡而一身之
蠱無不治矣夫事莫大於治已也而又推之於人則益有以
弘育德之用事莫大於治人也而又先之於已則益有以培
振民之體體用相須而君子所以亨天下之蠱者寧復有他
道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在卦之初是前人之蠱未深而事易濟者也故父有已壞之緒必能幹之紀綱之未振者從而振之法度之未脩者從而脩之為幹父之蠱之象占者值此吾知蠱為考之所致而幹之則在子也苟有克家之子則嗣後之得人殆將有光於前烈而繼述之盡善足以克蓋乎前愆考得置身於無過之地而无咎焉然既蠱而治之亦已危矣不可以未深而遂以易心處之也殆必憂之也深慮之也遠革言必至於三就自新而得先甲之宜規畫必出於萬全丁寧而致後甲之戒則今雖危厲終能治蠱前弊可革後利可興肯構肯堂而乾坤為之再造善繼善述而氣運為之重新必得吉矣否則猶未為有子也何以成幹蠱之功耶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補偏救弊而幹父之蠱焉其迹若嫌於悖親矣然其意則以父之有蠱非其所欲也所賴以承而幹之者在後之人耳於是度其情之所不可誣而自新於前必欲順親心於無間諒其勢之所不可已而丁寧於後必欲繼親志於不違否則父之所為既蠱而我又守之不變是徒承之以迹而不能承之以意者也豈所謂善於承考者乎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是大臣以剛中之德而上輔柔弱之君允其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之蠱壞而在所當幹者皆以身任其責廢墜是脩積弊是去飭治而振起之有子幹母蠱之象

然以剛乘柔而治其壞則剛必有所拂矣而柔或有所不堪
未免有矯逆之嫌也故處此者又當從容和緩以啟沃之優
游異順以匡救之或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可任已之才
以傷於迫也惟使之不至於大壞而已或丁寧以鑒前事之
失而不可伸已之志以過於直也惟使之不至於速壞而已
不然吾恐幹之雖善而拂意傷恩君心必不能以自安矣夫
豈人臣之所宜乎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能幹母之蠱者以其得乎中道禮樂刑政之既廢者不
忍坐視其廢而莫之振也為能復所當復而區處調停之合
其宜紀綱法度之既墜者不忍坐視其墜而莫之救也為能

脩所當脩而籌畫經理之當其可此其所以能幹母之蠱也
否則中道之有虧而必將安於因循矣亦何以成幹蠱之功
耶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當蠱之時亦承前人已壞之緒而飭治振起以幹之者
也然過剛則更張無漸不中則措置乖方是偏於嚴切而于
情有所不安過於矯拂而于志有所不順未免小有悔於心
焉幸其異體則有以濟其過剛之病得正則有以補其不中
之愆故情雖少戾而猶未甚乖乎事體以揚前人之過志雖
少激而猶未甚失乎事宜以滋前人之非於理亦何有大咎
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所以幹父之蠱者雖過剛不中而小有悔矣然巽體得正則終能救弊補偏而有以寡前人之過舉墜脩廢而有以蓋前人之愆蓋質之於終而无咎者也豈特无大咎而已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治蠱不可以不急也六四以陰居陰才弱之甚不能有為則是惟因循之樂而憚於變更何有乎自新之善惟苟且之安而畏於脩舉何有乎丁寧之美有寬裕以治蠱之象占者如是而往吾知前人之法令既不能張而今則為之益弛適足以重父之過而已前人之政事既不能振而今則為之益頽適足以增父之愆而已可吝孰甚焉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治蠱以能濟為得也六四乃裕父之蠱焉則志意墮於因循事功廢於不振非惟无以救其弊而反有以滋其弊矣雖有所往何所得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當蠱之時柔中則有虚心下賢之德居尊則為興衰撥亂之君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是又得乎補偏救弊之賢臣以此幹父之蠱則輔翊贊襄之有助而整頓紀綱前人之墜緒以之復興維持調護之有人而脩明法度先代之墜業以之復舉由是善繼善述克蓋前愆可以為中興之令主而歌頌洋溢於朝野矣肯構肯堂有光先烈可以為繼體之賢君

而聲名徧及於華夷矣非幹蠱而用譽者乎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陰柔而乃幹父用譽者豈五之所自能哉乃九二承以剛中之德剛則足以立事而無怠緩之失可以濟五之所不及矣中則足以善事而無矯激之非可以輔五之所不能矣此五之所以雖柔而卒致幹蠱之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以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是有聖人之德而不當治蠱之任者也斯時也上焉易亂之君已有用譽之五矣下焉撥亂之臣已有剛中之二矣吾既不當事任而復何事哉故不事王侯惟尊德樂道以養性分之真居仁由義以享名教之樂

高尚其志而已噫若上九者可謂不必于仕而亦不可以不仕而尤之者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當蠱之時而能不枉道以事王侯則是立志之高不為利祿所動而可以激士習不為富貴所撻而可以勵民風一身之節槩卓乎為天下之師表一時之操守允矣為後世之儀刑蓋雖在事外而不為無補於世矣豈潔身亂倫者比哉

新刊易經詳解卷之二終



程